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四年四月第一百四十一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April 2014



141

- 扎波洛茨基詩選譯
- 隔海品詩藝
- 愛沙尼亞詩人何索·庫爾



目錄

No.141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邵燕祥	黃金台之夢	3
雷默	戀愛 五首	3
向明	夢醒時候、點滴下的尋思	4
方浪舟	潘多拉盒子 三首	4
于中	風花雪月	4
達文	原創 四首	5
資中華	海市蜃樓	5
楊亞杰	我仰望的幾顆星星走了	5
嚴力	同胞、4S店的調侃、對話	6
劍熔	秋盡了、補丁	6
謝勳	虎威、咖哩	7
施漢威	故鄉	7
杰地	今年最後的雪、春來時節	7
長篙	世故、鐵軌	7
桑克	榆樹的回憶	8
林啟	夏風中、欄杆、鐘聲	8
姚陽輝	開花的拐杖、上帝死了	8
非馬	煙霧京城	9
遠方	入冬	9
王妍丁	請給我一條河流兩岸花開	9
王麗楓	太姥山，太姥山 二首	9
回慧	燒桃花 三首	10
半瞧	鑰匙	10
李雲楓	出海、遊戲	10
錢雪冰	夜看見了自己的黑	10
張瑩	給——烏克蘭	11
蔡克霖	成都夜雨	11
周道模	在牟尼溝獨坐水亭 二首	11
張耳	詩總是最難的	12
唐德亮	白雨、陰謀	12
朱朝訪	與幾隻小麻雀同飛	12
山村	翻閱冬天、眺望家鄉、溫暖	13
魏鵬展	不回歸的旅程	13
余問耕	夜宿風雅、來往賢良橋	13
藍亭	雪又要來了、掘墓人、子瞻	14
曉蘭	櫻花雨	14

王壘	在揚州、油菜籽	14
冬夢	共老、止於	15
李斐	畫刷牙刷與鞋刷	15
陳葆珍	沙盤上的畫	15
銀髮	割傷了無名指 二首	16
林小東	走入雨霧尋找蝴蝶	16
言父	一朵花開 三首	16
宋寧剛	冬日遊曲江池遺址 二首	17
湯雲明	命運、生活、離別	17
蘇燕	坐於田埂、四十歲的女人	17
張禮	稻田上的村莊、哀牢山	18
斐國華	春天來了	18
聶難	在午夜、位置	18
陳銘華	半月怪談、石頭傳說	19
藍雨	雨、相約春天	19
彭俐輝	一本書睡了 二首	19
刀飛	城市人	20
彭國全	你的詩	21
杜文輝	雞、髮廊	21
蔡忠	閱讀母愛十二章	21
韓永恆	但願	21
那風	相交的直線 二首	22
依雯	詩之路	22
蔡可風	夾邊溝	22

譯詩

陳殿興	扎波洛茨基詩選譯	23
戴旺	菲力普·拉金詩選	25
岩子	德詩中譯兩首	27

評介

余問耕	《亞細安現代華文文學作品選——越南卷》前言	27
劉火	隔海品詩藝(一)	28
向明	愛沙尼亞詩人何索·庫爾	32
劉耀中	勞倫斯·費爾林蓋帝	34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攝影	七彩雲南·律動東川／秦慶和	

顧問：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陳耀祖(越南)
李賢成(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塞遙(紐約)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林明理(高雄)

黃金台之夢

“金台夕照”是所謂燕京八景之一，用燕昭王築黃金台，千金買駿骨以“招賢”的典故。遺跡無存，今北京地鐵10號線在東三環設有金台夕照站……

揮手斜陽 從滾動樓梯而下
地鐵深入燕國之胸腹
潘家園過了 雙井過了 下一站
“金台夕照”

金台在我頭上，夕照更在
金台之上 但我沒下車
我要去呼家樓。兩千多年前
潘家與呼家何在？雙井尚未開鑿 那時
該已經壘土修成了黃金台

光芒四射 黃金台的光芒
比千里馬快 與日月同輝
閃耀到五湖四海 不是來自
夯實的黃土 銜山的落日 而是
台上的千兩黃金 一副千里馬的殘骸
加上熠熠生光的金鑄的鞍轡
好一個無聲的呼喚 千千萬萬
各色的馬 不用揚鞭自奮蹄
踢踢踏踏 如潮頭簇擁潮頭
奔來 奔來 奔來……

太行 山路上拉鹽車的
江南 芳草岸拉香車的
膘肥體壯龍馬精神的
毛色無光垂頭喪氣的
還有草原上自由馳騁過的
馬呀 馬呀 從韓幹的畫卷
從徐悲鴻的畫幅 一躍而出
飛騰而至 駿馬秋風的薊北
馬群一掃而空
空留下 遍地 煙塵滾滾

所有的千里馬 還有非千里馬
齊聚到黃金台下
俯首套上金鞍金鐙
長嘶一聲 春風得意馬蹄疾
撒歡而去 仰頭步入
國子監 翰林院 南書房
走到哪裡都不忘 翹望
紫禁城的朝暉 夕陽
牽念康熙、乾隆 念叨
御筆下的太液秋波 金台夕照

呼家樓站到了 金台夕照已過
地鐵穹道幽深 虧得朋友拍醒：
桃花源人逃避了秦政 而不知有漢
何論魏晉 還有唐宋元明清
這個歷史的小站 好山寨
不過是一個夢境的拷貝
遠嗎不遠？ 冰涼的易水邊
才有頹圯的黃金台①
台基化入平蕪 卻不見黃金買來
的駿骨 千里馬四散 只剩裹屍的馬革
而群馬的骨殖 一文不值 無處掩埋

金台何處？千里馬何去？遙問
燕國末葉 奔來又奔去的那匹
是不是真正的千里馬
從凜凜生寒的易水出發 跋涉關山
絕塵千里
星夜飛馳 闖入秦庭 轉瞬間
撞死在大殿明柱下！？

①據《辭海》，黃金台傳為戰國燕昭王築，故址在今河北易縣“北易水”南。後世慕名，在今北京市和徐水、滿城、定興等縣皆有台以“黃金”為名。

戀愛

天涼了，他們坐在草地上
背靠著背，做著今天的戀人
我要做你今世的愛人
噫。他們在微信裡，在微風中
2013.8.21

傷秋

聽不見布穀鳥的聲音了
落寞的心田任由麻雀唧唧喳喳
古老的土地繁衍妖艷的瓜果
喂過農藥的芹菜像煙花裡的女子
2013.8.24

寓所

造物主給了我一具肉身
讓我不停地為它尋找安身
然而，世俗只給了它兩個定義
今生叫公寓，死後叫公墓
2013.10.12

理髮師

嗨，七月
烏蓬蓬的卷髮拉直了
從此，有一把剪刀
每天剪去一點點
2013.7.31

晝與夜

天亮了，時間將一切再次曝光
美醜真偽善惡，兩極生四象
天黑了，萬物歸宗
時間衝洗出白骨和光的顯影
2013.10.22

■向明

夢醒的時候

夢醒的時候
依然沉醉在夢中
像傻瓜阿典一樣
啃著那片剩餘的月光
自覺就是世界的主人
享受聖靈分食的一小塊確幸

夢醒的時候
明明已一身濕透
不覺何時掉進了坑人的地洞
猶自我安慰有加持的神功
不管是血洗或汗淋
還說世界本都是隨時在驚悚

2013/12/31

點滴下的尋思

臉書上
拄著點滴瓶掛架的我
以病容出現
畫面下
卻有上百朋友的關懷按讚
和溫暖親切的祝福留言

頓時我感覺無限溫馨
但罪惡感隨即油然而生
那有詩人不以作品贏得掌聲
而靠病相曝光吸睛
這是不道德的欺名盜世
我在點滴瓶下，點滴的尋思

2014/1/21

(自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因攝護腺腫大五倍，壓迫尿道及膀胱，導至白血球飆高至兩萬餘，險成敗血症。幸緊急住院施以抗生素及攝護腺鬆弛藥物始暫舒緩、現仍追蹤治療中，驚動各方好友，委實不安，遂有此詩之寫成。)

■方浪舟

潘多拉盒子

潘多拉盒子已打開，
深藏其中的災禍，
如同濃煙那樣冒出，
之後，
瀰漫在大地上，
擴散在大地上，
如霾……
只有希望被留在盒底。
為何受到如此深重的魔咒？
希望，
淪為被幽禁的囚徒，
或是不願揭開面紗的新娘。
難道一個民族的精神以侏儒為樂？!
27/12/2012, after boxing day

灰狼事件

一、
據說，
狗的眼角平視，
狼的眼角傾斜；
狼的耳朵豎立；
狼的尾巴不帶彎，
不上翹，
是直的……
這就是那隻大灰狼。
它蒼涼的叫聲，
帶有山地與曠野上的寒冷。

二、
它常年爬涉在山地曠野裡，
它的前爪磨損得厲害，
四個腳墊磨練得厚實。
它是強壯的。
很大的胃口需要很多的食物。
它搜遍了整個山地曠野——它的王國

■于中

風花雪月

風心裡有一條詩蟲
花叢中化作草動
雪飛舞在橫臥的山上
月二話不說而朦朧

2/11/14 寫於休士頓

依然得不到滿足，
它決定向更大更多的城市邁進！

三、
它隨同它的同類，
溜躑著城市。
看到處處燈紅酒綠，
聽到高樓夜夜笙歌，
它的胃口有增無減。
原來再大的城市也無法滿足胃口，
因此傷人死人事件常有。

四、
東窗事發之後，
它被捕獲了。
它的同類同樣面臨被追捕。
它身上每一根的狼毛被細查；
它身長體重被測量；
越來越多的秘密被發現……

我的詩句如果是飛箭

我的詩句如果是飛箭
它傳自遠祖后羿的臂膀
幾十年間又在我的手裡鑄就
它射中了神州的罪因與苦果
它也許會激發今日犬儒者的不滿
但歷史必將繼續
來者將會在我的詩句裡真正受益
回味被我射中的獵物

■ 達文

原創

一個傷口
常會長出白白嫩嫩的
哲學思想

應該裝上一條拉鏈
定期澆灌

莫哈維 (Mojave)

1.
當沙漠延展到天邊
便成為海市蜃樓的城牆
護衛著幻象

而車輛沿路而上
碾壓沒有盡頭的傷痕

2.
傍晚的雲霞
紅透半邊大地

人間的血液銷魂過後
長夜烘焙萬里釉彩

最高的果實

要長
就長在離陽光最近的
樹的頂部
長在視線之外

最熾熱的方向
熟得最透

只讓時光

■ 資中華

海市蜃樓

別說，你是虛幻
你就是我
此刻，心中的夢想

你的大氣，我的溫度
一旦關聯
就是你我，現在的模樣

那一點的折射
那一刻的溫柔
成就了，你
海市的景象

誰敢說
你是虛幻
你就是我，現在
與未來的景象

2014年寄自廣東

吸乾肉汁和顏色
只讓頭顱
默然凋落

石室教堂

這是一個大笨鐘
把流浪的酒
倒蓋著

直到盛夏
山如孕婦
直到溢出晚霞

■ 楊亞杰

我仰望的幾顆星星走了

2013年 我仰望的幾顆星星走了
忽然就走了 據說是去了天堂

天堂裡缺少詩神 缺少愛？
他們說 從此天上的街燈明了
地上就會多幾顆星星

星星們可以互相照耀
但不可以取暖 這是我一直以來認為的
所以 我只仰望 不靠近

靠近就是傷 我怕傷到骨頭裡
傷到塵世間沒有人能夠逃脫的
那根脆弱的柔腸……

在長久的仰望中 是心變硬了
還是靈魂越來越堅強？
面對一顆一顆星星的離去
我的悲傷已不再哭泣

或許我把自己也望成了星星
望成習慣黑夜 習慣寂靜
習慣默默發光的一塊硬硬的石頭

石頭是不會哭泣的
到了天上 悲傷也是光
化為雲 化為雨 化為大海裡奔騰的波浪

此刻，我又聽見到小草的歌唱
看見了那匹汗血馬奔騰的火焰
還有那道溫柔而又粗糲的目光……

我讀你 讀你們啊 因為我也有個長夜
我早就把樹栽到了天上

2013年 我仰望的幾顆星星走了

2013年12月於常德三閭橋畔

■ 嚴力

同 胞

同胞們在地球上呼吸空氣
 熱愛水和食物
 互相翻譯的語言
 每一句都泄露出共同的天機
 文化不困於誤解
 大家都痛恨戰爭
 痛恨專制的帝王
 痛恨階級鬥爭
 痛恨貧窮
 大家都尊老愛幼
 也夢想和平
 ……………

但自私更像軍令
 士兵們把搶奪資源的手段
 一顆顆地壓進了槍膛

2013.1.

4S 店的調侃

假如你想駕駛自己奇特的想像力
 本店備有任何形式的車禍原件
 也備有讓車前燈
 識別各種門路的隱性眼鏡
 本店的二胎制不分兄弟姐妹
 但本店的保胎丸只處方於
 後備箱裡以防萬一的備胎
 至於正在孕育前程的民營企業
 本店還沒有蓋有公章的接生設備
 不過本店所配備的引擎耐心功能
 專門針對感情的道路堵塞
 本店的雨刷專職掃除未來的眼淚
 不關懷你內心前後窗的當代迷霧
 所以本店專業保養各類品牌的一臉無奈
 另外，本店的服務
 還在不斷升級的途中
 希望搭車的人把握好時機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寄本刊：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李雄風 \$80
 謝 勳 \$50

感謝 支持

及時填寫好心靈殘廢登記表
 做好一去不回的準備
 如有其他需求的客戶
 請去與本店旗鼓相當的其他門店
 謝謝您的光臨，謝謝！
 2010.9 · 改於 2013.

對 話

甲說：
 某個反戰人士
 在經過了多年的失望之後
 把那口唾棄戰爭的痰
 轉化成批判環境污染的文字
 並且拿到了優厚的稿費

乙說：
 我的問題是
 痰能發表嗎

甲說：
 那要看你如何包裝它了
 其實發表的是包裝而不是痰
 稿費或獎金也是發給包裝的

乙說：
 這聽上去有一定的
 心理和手法的難度
 我想我還是繼續反戰吧
 反正這口痰不在乎稿費

2010.11.

■ 劍 熔

色彩斑斕的秋離我們越來越遠
 我彷彿看見

一群穿越深秋的鳥群
 讓寒風親近它
 那些黃葉般的羽毛隨風而落
 白白的霜，像一把無情的利刃
 讓那些最後堅守的黃葉萎縮
 在風中無力的搖動

葉子隨風飄
 沒有目的
 帶著憂愁飄啊飄

秋盡了
 秋色不在
 它
 收藏在人們的腦海

在今天這個時代，補丁離我們遠去
 但我卻時常想到它

補丁，補丁
 不僅僅
 補上衣不遮體的破口，也
 補上人們心靈的缺口
 補上，生活中那些奢侈心態的漏洞

補丁，補丁
 一塊生活困難時的補丁
 一塊影響人的補丁
 一塊勤儉節約的補丁
 一塊人生旅途的補丁

補丁，補丁
 遠去的補丁
 我懷念你。比金子還
 金貴的
 補丁

2014 年寄自陝西

秋盡了

補丁

■謝勳

虎 威

黑黃相間
旌旗般的條紋
恍惚在
草莽中

抬起頭
聽見自己
刺穿一片靜寂
迸裂而出的

風

也聽見
自我
方畿之內
守著的

孤
獨

咖 喱

下了飛機

咖喱
迎面撲來
傾吐著
迂迴的辛辣
摻點歷史的五味

而五味一如
那些從印度
西北角
世界屋脊的缺口
闖入的外來臉孔

懸浮於空氣中
這般迷樣的香料

■施漢威

故 鄉

在那遙遠地方
一片海棠葉
相傳是龍的家鄉
文明很早的輝煌

父親念念不忘
祖屋前那株甜美的枇杷
絲帕上手繡的
鴛鴦
常游到母親夢裡的長江

世間的天堂
月亮 茶酒 人情
樣樣皆圓美濃膩芬芳
遊子日夜牽縈的
故鄉

日漸富裕的母親
似早將
胼手胝足的孤兒遺忘
初生嫩苗更以為
故鄉
遠在星球另一方

也有人認為
土壤適宜扎根
舒意生長的地方
就是
故鄉

17.2.2014 越南

隱隱釋放著種姓
在歷史醬缸裡
層層疊疊的
千年發酵

■杰地

今年最後的雪

朔北，極寒之地，我的雪野
我的太陽埋藏於此
放逐的殘卷長眠於此
遠鷹，萬里之外，茫然北望

刺目的光芒，誰的力量
樹林有聲，今年最後的雪花綻放
一片片麥浪金黃的尖上
何處風來，又將撥彈誰的蕩漾

春來時節

春來時節，桃花或紅或白開始入世修行
農田的邊緣鋪滿蘇醒後的親切
目光在四樓上比以往走得更遠一些

高窗之側，任往事滑落無影無跡如冬雪
太極意在人先，令遠走的視野隨遇而安
熱茶淺飲，暖味從精神層面自由擴展

春來時節，賞閱我們所處的塵世
回想故鄉以及異鄉親切的農舍
靜下心來，感受世間的美麗超越季節

2014年寄自聖路易斯

■長篙

鐵 軌

世 故

從一個世紀到
另一個世紀
振耳猶聾

這是個神奇的世界
在家的時候
無人探訪
不在了
才有人問

來不及看清細節
一根根
如肋骨

2013.12.2

2013.12.11

■桑克

榆樹的回憶

替榆樹做些回憶，
榆樹是不肯領我的情的。
它的葉子比唱片的密紋更密，
更能記住回憶之中的秘密。

色澤更加沉著，
這是與蠟質的略有反光的楊樹葉
比較の後果。
而且春天就把果實結了，

就把死亡式的種子播出去了。
在臺階上或者樹圍上並坐著兩個年輕人
根本看不見死亡的暗影，
反而計較一個禮拜之後的選擇。

跟誰不跟誰，
威廉斯還是艾略特。
沒有比這些更生僻的比喻了，
泉水和井水誰更適合

烹茶，與麵粉混合，
粘住細小的縫隙？
不能分得太細了——
里爾克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我希望大家都活著，
或者都死了。
你別這麼吃驚，
生死沒有在一起重要。

在一起什麼都不做也是好的，
想一想也是好的。
否則就是這麼傷心，
這麼傷心地輸給失眠。

那些經歷的東西全都鑽進你的骨頭裏，
半夜的時候能夠聽見它們的哀哭，
好像快步走的時候突然踩到一塊脆冰，
嘎崩一聲踩斷一節指骨……

■林啟

夏風中

夏風中
枝 舞
葉 動

逍遙的吹 動
彷彿
輕快的舞 動

欄 杆

工工工工工工工
豎條分割的景象

十十十十十十十
拒人而不擋外光

鐘 聲

樓
鐘 聲 傳 四 方
堂
教
的
聳
高 我聽我在

2014年寄自多倫多

……還能回憶麼？
你不覺得悲慘麼？
冬天的時候哪裡還有什麼葉子呢？
冬天的時候雪又在扮演什麼角色呢？

喜悅和悲傷，
全是你的自由。
而漸亮的天光必然拯救太深的入迷，
把靈魂押給灰塵吧。

2012.3.13.1:05 哈爾濱

■姚陽輝

開花的拐杖

拐杖
走著走著就老了
孤獨地站在田野裡。等待
風裡雨裡長大的伙伴們
不願回到土炕上去

立春側著身子擠過來
伙伴們在衣兜裡備了一些綠芽或鮮花
拐杖兩手空空，順手
抓了幾朵遲到的雪花頂在頭上
趁著漆黑的夜色，想
混進林子裡去

上帝死了

尼采說“上帝死了”
上帝，僵硬地躺在我的懷裡
平靜像熟睡的嬰兒
安祥如一位慈祥的母親
不用再為子民勞頓
不用再為眾生分心
上帝死了
沒有哀樂沒有哭泣
只有九份的孤單和十份的淒涼
爭名逐利的大眾
沒有停下腳步沒有放下武器
失去上帝的日子
會不會依然如此平靜。我
一遍又一遍地輕吻上帝的額頭
祈禱
上帝能奇跡般活過來

2014年寄自陝西

■非馬

煙霧京城

從飛機的小窗口下望
他努力調整焦距
試圖讀懂
這首再怎麼找
也找不到絲毫詩意的
朦朧詩

直到被一陣咳嗽聲吵醒
他才發現
原來是一個八歲的小女孩
用充斥肺腔的黑霧
把藍天綠地
噴染成
暗無天日的昏天黑地

附註：據 2013 年 12 月 29 日《芝加哥論壇報》駐北京記者的報導，江蘇省一個住在工業區附近的 8 歲小女孩成為中國最年輕的肺癌罹患者。從 2002 年到 2011 年，北京居民的肺癌罹患者率幾乎加倍，而三十年來全國的肺癌死亡率增加了百分之四百六十五。許多醫生把這現象歸罪於日漸嚴重的空氣污染。

■遠方

入冬

早春的鞭花
灼痛了深情的眺望
滿天的奇思異想
卻因此得以自由開放
可惜後來
火熱甜蜜的囁語
依然無法撫平歲月的焦躁
再後來
那些金黃色的碎片
從天堂跌落下來
飛舞成
整整一季的疑惑
卻是傳遞著
一種執著或者情結
躲不開的是輪迴
現在終於等到
盒子打開了
它的全部收藏
只限三分鐘
讓你瞻仰或憑弔
然後合上
密封
寄存雪櫃

■王妍丁

請給我一條河流 兩岸花開

親愛的 如果愛我
請給我一條河流兩岸花開
我不要車子 不要高樓 不要“GDP”
也不要這些奇奇怪怪的霧霾

給我一個安寧的小鎮 安靜的睡眠
和一顆安穩的心
早餐 只要三粒白米 七片青菜 兩滴泉水
我有松風秀月 我有天賜香料
當然我還有你溫暖的雙臂 博大的胸膛

親愛的 我不要你編織太多的夢
心事多了 天空就冷了暗了
家就灰了矮了
活著 愛著 幸福著 有個念想就好

我不要你多麼多麼寵我
把什麼什麼舉的比天還高
愛的本質就那麼簡簡單單
如一個蒲團留給靈魂的高度
如一條河流
花開兩岸

■王麗楓

世界上有多少人 像我這樣愛你

世界上有多少人像我這樣愛你
愛你眉睫上的月色，也愛你眼眶裡
偷偷滑落的淚滴
如果有一天我比你更早離去
我的影子，仍將依偎著你
做同一個夢，帶著同樣的表情
世界上有多少人像我這樣愛你

帶著泥土的敬意，懷藏大海的胸襟
如果冬夜裡只有一盆炭火
你要深信，它代表我死後的蹤跡
我的身子骨已獨自埋在雪裡
夜晚多麼漫長，你的眼神多麼溫暖

太姥山，太姥山

不說話的石頭立在山中
我去過無數遍，依舊覺得遙遠
它們大到不需要投影，可那些棱角
卻叫人過目不忘

每一座山都有它們自己的主宰
石頭裡住著古老的魂
我從未見過太姥，卻聞到了蘭香
堯時的石頭與今天的石頭
有何兩樣？遊客來了一撥又一撥
只有風中的投影不停閃爍
蒼穹下，我若為峰，峰又何為

太姥山，太姥山，太姥山
多少文人墨客到此，心中便有你
唯我處處靜默，視己為浮塵

■回慧

燒桃花

三百年前沿街兜售的
至今躺在街邊。蒙著灰塵
承載未售的標籤，異類、羞辱
無可訴說，任交易走向盡頭
走向——
那歌塔寺的耳邊
垂著水月觀音。月朦朦
未被許願的眉宇
透明。塗寫長卷的情僧
獨自浸在光影中
清掃窗櫺的空

時間呼嘯而過

她伏在欄杆上，迅速老去
風撩起長髮
她以為他在揮手
她以為他被明天奪走
那奪取他們的
說不清的東西
沿著記憶
迅速老去

坐車的小男孩
從一輛車上下來
他站在樹後
河水的波紋在抖動
又來了一輛車
他們一同消失在灌木的影子後
時間，呼嘯而過

沉醉的恥辱

你化身在一片樹葉中
拒絕睜開眼睛
我在看你
河水漫過我們

■半瞧

鑰匙

眼疾是一把生鏽的鐵鎖
鑰匙藏在太陽腰間
光明和自由捨我而去
上帝變臉把我變成無辜囚徒
幸有詩不會放棄解救

命運有意無意留出一道窗縫
至少月光能幫我傳遞紙條
那是蛙鼓蟲鳴口述的情書
大自然以如此巧妙的方式
讓我窒息的靈魂透氣放風

我踱步夢徑登高鳥瞰
與境遇變幻的夕陽從容交談
我感嘆王者歸來的悲壯
更好奇落日如何面對沉淪？
當西天的帷幕由紅變暗
我提醒謝幕者該交出鑰匙了

這晚，月光塞進一張白條
東山的風鈴發出開鎖聲音

2014年2月寫於花城郊外

歲月浮腫，被誇張
被扭曲、變形
在晴天白日的黑暗裡
人類不敢再靠近火種
只能焚燒那些蠕動的幼蟲
使我們最終——
結痂為毒。
使我們忘卻害羞
使我們懼怕光鞘的凌厲
使我們——
沉醉繭縛的恥辱

2014年寄自北京

■李雲楓

出海

走三天就可以看到海了
走七天才可以看到船，烏黑且鏽跡斑斑
它安靜的躺在那裏，表情肅穆
船上沒有人，你是唯一的水手
你讓船自己行走，九十天後
你才可以看到那群人
她們在水中起伏，面色幽藍
船會在她們旁邊停止，但你直到午夜
才可以說話
你可以詢問她們的名字以及自己的命運
你也可以說愛她們
但你要虔誠，並且卑微的俯下身去

遊戲

咱們來做遊戲
你砍掉左手，我把右耳送給你
我就只能聽到你的聲音了
你取出左眼，我把雙唇送給你
留下沉默坐在我們中間
你把右眼取出，我把心臟送給你
其實你並不知道我是誰
你只看到了黑暗和記憶中的一點波紋
其實我們只是在做遊戲
用一把刀子和殘留的體溫

夜看見了自己的黑

■錢季冰

你兩手空空而來
你又兩手空空而去

你帶來了夜
你帶走夜 僅有的幾顆星光

是你教會夜
看見自己的黑

■張莛

給——烏克蘭

從未想過
黑海有多遙遠
電視新聞的鏡頭
正好掃過
果戈里的家鄉
真沒料到
一個盛產美女的地方
也照樣血腥鎮壓
照樣醜陋可怕
早被淡忘的國際歌
這時從擴音器
沙啞地高聲泣唱

剛在一家小酒館
喝完一杯
在斯拉夫狂想曲裡
也喝不到的激情
步出赫列夏大街不久
就看到不遠的獨立廣場
轟然冒起濃煙火光
再往前走幾步
眼前的景象
竟像布爾什維克革命
鎮暴部隊來了
裝甲車來了
抗議的人群
散去又聚攏

旗幟倒下又豎起
弄不明白
到底誰要解放誰
誰要做誰的主人
卻終於懂了
原來莫斯科不在俄羅斯
基輔的天空

■蔡克霖

成都夜雨

你總是借我喜愛的秋雨
來迎接我的來到
若不是友人撐起雨傘
我寧願雨中站成枯萎的花
我早備好我的財富贈你
而你的星星之光已被打濕
我又將設計的圖紙給你
而你的街巷已經灌滿了雨水

我總是在憶記杜甫的草堂
秋風秋雨裡是什麼模樣
多麼想拉開秋雨之簾
瞧瞧休閒之都夜的景象
追憶藍藍如詩的日子
那真該是百年之前的事了

2009/10/24

也根本沒有一片
屬於自己的雲

彷彿耳邊又響起了
國際歌大合唱
慷慨激昂的歌聲
交集著控訴的怒吼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而流過首都的第聶伯河
還是默默不語
不遠的聖索菲亞大教堂的鐘塔
也無言

■周道模

在牟尼溝獨坐水亭

前面的水衝走了前面的人影
後面的水還在雪山等陽光的親吻
我面對的是滿溝的樹和現在的水聲
我獨坐的是牟尼溝水樹環繞的木亭
松樹在山上心情潮濕松蘿垂鬚鬚
蒼柳在水中感覺涼爽樹幹掛紅根
水從雪山滑下來水從草地游過來
水從山崖瀑下來水從山坡漫過來
水從童年的哭聲來水從愛情的淚珠來
水從我的手掌去水跟我的思緒去
樹葉私語聽不見鳥兒唱歌聽不見
草叢開花聽不見青蛙結婚聽不見
聽見的是水的漫散是水與樹叢的聯歡
聽見的是水的吟誦是水與時間的愛戀
多少年牟尼溝才演變成天與地的廟宇
是誰把牟尼溝的雪水唱成漂流的經幡

2007·7·22

松潘牟尼溝

在邦咯島海灘的夜晚
幾顆星星，落在沙灘的腳印裡
或許是我的巴烏吹落的
落沙的星星，閃著漢語的口音
漢語的身體穿著異鄉的夜色
漢語的心靈輕搖夢海的鼾聲
坐的星星，坐進燒夜的想像漁火
走的星星，走成生命花瓣的飄零
站的星星，站回故鄉憂傷的繚繞
椰風偷偷而來
從沙浪的唇邊掏星語
馬六甲狹窄的海浪
把島影、歷史和星空擠瘦
幾位星星，瘦成邦咯島的沙粒
在時間的喘息中，學飛……

2013-11-8 晨 7:06 連山

■張耳

詩總是最難的

北京大學新詩評論家謝冕教授在紀念新詩百年的文章裡寫，相比其他文學形式的更新，“詩總是最難的”，這話很令人回味。如果按慣例把寫作比作耕耘，詩人播種收穫什麼呢？稻穀小麥大麥玉米土豆高粱屬於頂飽的糧食，當然理當首推學術、政論、新聞報道之類大塊文章；水果蔬菜提升口味，增加生命必需的微量礦物質維生素，可與小說、散文、戲劇警世娛樂升華的功能相稱。詩呢？是個花園吧？除了提示、暗示字與字之間相互關係的滋味和感覺好像沒有給生活增添具體的營養，只是讓人在花園裡漫步體會到生命之美、之悲、之神聖，之平凡，之短、之長、之甜、之苦和其他層次。“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是一朵玫瑰”，斯坦因把詩的特性概括得很露骨也很徹底。改良糧食水果蔬菜品種固然不易，但畢竟與生計有關，有迫切性，有實用，從而也有衡量改良結果的標準，所以不乏財力物力人力的投入。詩呢？只能在人吃飽吃足之後才能有興致去品味去感覺生活；有了豐富的生活才能體會生命之層次。中國以往的等級社會裡，詩是關在朱門裡的私家花園，詩人自己往往不是達官貴人也是失了寵、罷了官、退了休的達官貴人，或者是達官貴人的妻女情婦。現在平等社會，公家還沒自信到肯花銀子讓百花齊放（包括毒花毒草）的地步，百姓生活也還沒豐富到要體驗其中各種滋味的地步，詩的公園別說改良品種，連澆水施肥的園丁都開不出薪水。除了有限幾種門面光鮮的傳統花色被剪下來插瓶作裝飾，眾花仙不甘心關在園內自生自滅，紅杏出牆，逃之夭夭，經風雨見世面，與牆外的野花不分彼此地轉基因，贏得自給自足的自由，正鮮艷地開在新闢的高速路邊，推倒的老房磚縫，休耕的徵地，停車場，污水溝，震倒的小學校牆根，在英國，在美國，在香港，在德國，在韓國，在日本，在校園，在講堂，在網上，在手機上，在影視畫面和音樂的背後。嗨，“詩總是最難的”，詩人從而是知難而進，生命力最頑強的一族。

■唐德亮

白 雨

喊一聲梨花 白色的雨
便瀰漫了一樹春天
綠茸茸的歌
被紫燕用翅膀
傳送到北國南疆

白色的火焰 擦燃
一個季節的嚮往
三月花開 四月結果
八月 一個個金葫蘆銀葫蘆
掛在姑娘的眉梢

白色雨 是一場
下在心田的及時雨
是一首被春風吹綻的唐詩
這雨雖然雪白 甚至沁涼
但它卻能將一顆又一顆心
澆得熱乎乎

陰 謀

陰謀喜歡躲在暗角
編織絞人的網
或者悄悄地在背後
給人致命的一擊
然後狞笑著
擦乾臉上的鮮血
瀟灑地消失在人群中

陰謀雖然狠毒
卻是一副儀表堂堂
陰謀雖然無恥
其偽裝卻嫵媚動人
陰謀的心很黑
但它的皮卻鮮艷可愛
陰謀像風
刮倒樹木花草

■朱朝訪

與幾隻 小麻雀同飛

很想，很想
與那幾隻灰不溜秋的小麻雀
在低回的天空下
同飛

從不祈求
與那一隻志在高遠的鯤鵬
在深藍深藍的天空上
展翅

也不奢望
與深愛著的那一位神女
在綻放著花蕾的枝葉
比翼

只願，只願
與這幾隻嘰嘰喳喳的小麻雀
在散落著幾粒穀穗的稻田裡
尋尋覓覓
飛來飛去

2014年寄自貴州

卻又逃逸得無影無蹤
陰謀像蛇
咬人之後
又躲進陰森冰冷的洞窟

陰謀之最大成功
在於殺人不見血
在於掉腦袋者不知
為誰而掉
但在歷史的聚光之下
陰謀終歸不是美女
總要現出鬼魅的真相

2014年寄自廣東

■山村

翻閱冬天

我很隨意的
把冬天揣進懷裡
逐一翻閱

黑手套與風抗爭
紅圍巾跳動著火焰
河水露出了羞羞答答
梧桐去掉了遮遮掩掩

無論怎麼翻
卻總沒見
長滿紅花草的稻田

我索性
把冬天踹出老遠
端起一盞清茶

眺望家鄉

這幾天
呼呼的北風連著吹
我怕惡惡的北風
把家鄉吹疼了

在憶念中
家鄉很像一位老人
老人實在很老了
老得只能蹲在牆角裡
曬曬太陽，可是
這呼呼的北風來了呢

還有，還有那
父親怎麼也不願撤除的
稀巴拉黃的土磚牆
以及快要枯萎
那些長滿牆頭的雜草

這些
都能越過冬天嗎

■魏鵬展

不回歸的旅程

時光機不是神話
有人說到了某個速度
時間就慢了
我很享受光明的黑夜
美麗的東西多看了就不美麗
同一個位置須下車
我卻在最後一站發現
熟悉的陌生
喝一口
異地的咖啡
苦澀中有點甜

2014年2月5日夜

溫暖

把家鄉從冬天翻出來
雪
落了母親一頭

我好想將自己的呼吸
調成暖暖的春風
好想讓自己的目光
變成暖暖的冬陽

如果說
家鄉的老屋是冬天的風景
母親就是那瘦瘦的
掛在屋檐的一根冰凌

我多想仰起頭
讓那絲絲點點的冷痕
滴滴化在我的臉上

2014年寄自湖北

■余問耕

夜宿風雅

酒過詩過之後
回宿
酒店旁邊擱置工地上
那些青蛙
竟也風雅起來
闖入夢境中與我
談詩

冬夢聽得睜大了眼
一句
也插不進來

來往賢良橋

連接
南
北
兩岸

一個國家
如何忍心分割
成兩個不同世界
各自表態

水流一脈 橋連兩地
試問如何負載兩岸那過多的
愛恨情仇

如今徘徊橋上
細想
沒有戰爭
統一真正好

註：賢良橋位於廣治省邊海河（又名賢良江）上，1952年由法國殖民者建造，當時橋長198米。自1954年日內瓦協議以後，這裏成為越南南北方的分界線，直至1975年南北統一為止。

■ 藍亭

雪又要來了

我看著蒼白的天的凝重，
想著遠方的人，在遠方的城市
不知道要說什麼？
有夢想的人，留在夢裡
醒過來的，需要學習遺忘

那名人們講了很多關於叛逆與改變
好像他們從這雪裡出來，就明瞭了一切
別示巴到摩利亞山的距離漫長
沒有了你，我在向誰述說

掘墓人

今年春天好冷，
外面料峭，裡面冰涼

那些埋伏多年的恐怖瘋子，
將我放倒，以細致的謊言

紅衛兵的火熱，紅色娘子軍的整齊
是我如何可以承受的
女人的眼淚壓死了愛情的灰馬

我們在海灘，在海裡彼此遺忘麼？
我拿細耳的弟兄們還在南方
我未知的女兒，還在天上

可怕的不是戰爭、軍隊或者暴君
可怕的是這無盡的巡回

掘墓人的時代，國度來到
他們依舊無知奔波，挖掘著迷幻

子瞻

吃的是一條漫長的麵，
黃州、惠州、儋州
這苦澀的幽默，堅硬如死

■ 曉蘭

櫻花雨

櫻花飄過
四月的酒莊
小徑
獨自沈靜
漫長

漫長裡有一條
被歲月遺忘的
小溪
有一只
被李白遺忘的明月

舉一杯深紅的雪若
喝起來依舊是
一場春愁加五梁液的辛酸
一場天涯路茫茫的淒傷

輕搖杯中
過眼雲煙
剩下只是
一輪江南長滿鬍鬚的月光
和褪了色的三月
煙。花。

我站在小徑上
遙送遠去的花傘
天上，正下著粉色的
櫻花雨

誰是智慧之王
誰是自由的囚犯
走在西子湖畔的長堤，
你如樂天手中一瓣蓮花
開在夢之國，
吾本無依，吾本無依

2014

■ 王龔

在揚州

當月光扭動美人的腰肢
從唐詩宋詞中
款款走來
笑裡所藏的那把尖刀
在水袖間
閃爍寒光

我沿著合適的夢想
起用導演手藝
自編自拍無邊的
艷羨與驚恐

它們來自美的誘惑
和深度的危險
我該用怎樣的一種表情
護理你孤傲而殘缺的心靈

油菜籽

春天攜款潛逃
滿野的黃金
兌換成菜花作廢的支票
你輕輕的一聲吶喊
加快了季節的心跳

幸虧有你這風景的餘額
充實綠的空殼和眼的迷茫
我感嘆你家徒四壁的住房
只剩下熱切的渴望
炸響十萬座香油作坊
藍天下遼闊的脈博
是你精神的利息
隨風高漲

幸福指數在鐮刀下上揚
五味的鐵鍋已經燒紅
等待你傾倒熱情
激起歡樂的火光

■冬夢

共老

——愛妻生辰有感

開心的花
昂首
無動於衷
褪色的寒冬

快樂的草
喜迎
躍動的心
春天的到來

別懷疑愛
是它讓歲月跟我們
共老

止於

止於山
我缺高瞻遠矚

止於水
我怕高深莫測

需要止於詩嗎
至少
真的能夠舒緩我
日夜
朝山面水
壓得我重重的鄉愁

2014年寄自香港

■李斐

畫刷牙刷與鞋刷

——觀畫家何可人寫實主義的超現實〈夢〉，後記。

真想知道這位畫家
身上帶有多少把刷子
他的飯鍋是否擦得油油亮亮
瞧他畫刷右上左下天上人間橫掃
天安門廣場居然他當作自己道場
偉大底領袖斗膽刷走從城樓下放
迎來笑眯眯老子清靜無為又有為
可惜老人家眇目無視
後輩們多慫威而不剛
“中華人民藝術家萬歲”
“世界人民藝術家萬歲”
如此標語破舊意識立新
刷子材料一定是老虎毛
細觀畫內畫家十分好客
七排沙發邀請坐滿有赤腳漢有大鬍子
穿希臘長袍羅馬當年時裝
時間走位錯亂文藝復興相逢後現代
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印象派竟然互碰頭
七十多位名師皆被他定形於油彩
罕見奇遇藝術感謝藝術家大家齊齊坐
整本西洋美術史大師他都請來
表達對心靈上朋友導師古魯
虔誠奉獻最高的崇敬
看來畫家似乎不懂客套
紫禁皇城殿前自我造型坐立中央
想是他早上用狼毛做的牙刷
否則那有這種牙刷刷狂生傲氣本領
看他坐馬跨腿皇帝也不願做的模樣
真是佩服藝高才見的膽量
憑著寫實的實質功底豐富想像說超象
超現實世間來去商借大腦皮層作冥想
請不要驚奇眼前呈現的殊相
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這馳名六月廣場
畫面上兩傍站立肅然的武警
有個問題想去借問

■陳葆珍

沙盤上的畫

那少女的手
揉捏著黃沙
憤怒地向沙盤擲去
那聲音
像戰馬嘶鳴
那弧線
像血紅的硝煙
啊！這二次大戰中的
烏克蘭

不！少女手中的
絕不是沙
而是早已化成泥末的
青年近衛軍
冤魂在集結
在吶喊：
警惕啊！人們
那新的納粹
正在……

後記：觀獲烏克蘭電視台才藝
比賽冠軍的烏克蘭 24 歲女藝術
家西蒙諾娃（Kseniya Simonova
）在沙堆上作畫有感。

把藝術家鞋子驅趕時弄污了
能不去為他洗擦光光亮亮

2014年2月20日紐約

註：廣東話“牙刷”自我誇張、傲慢、放肆、不可一世之意；“牙刷刷”加重語氣。

“擦鞋”討好、奉承、巴結、逢迎、諂媚之意。

何可人九幅鉅大油畫在紐約皇后區
法拉盛圖書館展出，看後十分欣佩，
這裏只指其中一幅〈夢〉為抒情。

■銀髮

割傷了無名指

洗碗時打破了名貴的杯子
不用賠償
不必扣除工資
不被責罵

卻祇怕
收拾
如破裂的婚姻一樣的
玻璃碎片

謹慎
用舊報紙層層包紮
曾經度過蜜月
現已支離破碎的情愛
然後
連同沾血的酒精消毒棉片
拋進垃圾袋

幸好
垃圾車會把每個家庭的
不同版本的
難唸的經
載走

2013-8-20 北卡

睡眠像西瓜一樣

睡眠像西瓜一樣
被容易切割
成塊塊鮮甜的
美夢

夢神這把鋒利的小刀
也就這樣
把年老的
我
切割

新大陸 141 期

■林小東

走入雨霧 尋找蝴蝶

昨夜一場冷雨
敲碎了多少個
夢

今晨窗外
竟有人走入雨霧
尋找夢中驚飛的
蝴蝶

院裡的花朵
七零八落
昨夜敲碎的
何止是一場夢
當天還不晴
雨
一
直
下

2014.02.11 越南

成長眠之前
豐富多彩
卻有驚無險的場場
噩夢

不管美夢噩夢
能夠轉醒的
都是好夢

西瓜當然好吃
長眠之後
想轉醒
卻真的是難矣哉了

2013-9-9 北卡

■言父

一朵花開

一朵花開。和一些日子有關。還和
心情有關。許多的魚都有了夢
我是一個比喻，蓄滿了水，打濕了
十二月的中午。有陽光懶懶的照了下來
渾身都暖暖地。等待一束光的來臨
草那樣地蔥鬱，那樣地擁抱著我
那一朵花開，屬於我，也屬於你
不開心的事情都會在夢裡，讓春天
蔥蔥鬱鬱

瀉下來的時光

時光這樣地瀉下來，好像隱沒的口供
輕盈地成為秘密

許多的笑開始了璀璨。沒有什麼秘密
可以收買整個春天。讓沉默繼續保持拒絕
生活裡的陽光就會同時光一起，執意地
挽留自己。用如何的語言來沉醉？
平靜的日子，總會有許多陽光的文字
慢慢地湧現。如時光那樣，自然地瀉下來

十二月

那些青草像遺落的透明，被重新出發的聲音
一一拾起，然後在十二月接近自由
沒有什麼比這聲音更完美，更貼近心
一塊石頭，靜靜地幸福地躺在我的文字裡
看青草被思念的針一針一針扎得疼痛
想像存在的日子，重重地打發著過去
與暖暖地陽光一起，去和花兒一起
奔跑。一枚文字總在這時候
有了自己鮮活的寫意

2013 年寄自四川

■宋寧剛

冬日遊曲江池遺址

與天空的灰相應
草木無一例外地枯黃了
太陽扮起一隻躺臥的貓的神態
冬日的湖面上，幾隻
或白或灰的鴨子鳴叫，鳧水
不時將頭扎進水底覓食
與微風一道，翻弄起粼粼的波光
窪地裡，只一尾曲水還醒著
在不起眼的暗處歡唱
絕口不提昔日的盛況
也從不談起湖邊冰面下的憧憬
周圍群起的高樓簇擁著
山一樣擁來。稀疏了髮辮的柳條
知道，來日裡，它們將越來越細

禮 物

總有一些時候，比如漫長沉悶的冬日
你無所事事，不知所措。
那些驟然來到的事物，比如寒冷，
改變你一個上午的坐姿，逼你
起身去檢查每一扇窗戶；更多的時候，
是寧靜的沉悶。你不得不用喝茶，
澆灌花草，踱步，來稀釋一個白日的單調；
或者，從五樓的陽台遠遠張望，
不為看到什麼——什麼都不看到，
也是也是一種紓解。
另一些時候，你會期待電話響起，
傳來陌生聲音的探訪，沉悶而漫長的冬日，
錯誤的叨擾也會是一種禮物。
即便如此，你也不會去打開音樂，
讓無盡的旋律驅走這難得的孤寂，彷彿
你不僅能夠消受，還深深地沉醉於它。

2014年寄自西安

■湯雲明

命 運

歲月隨手拋過來一根蒿草
我輕易地接住了
就比旁人多了幾分機遇
歲月鄭重遞過來一根蒿草
可怎麼也沒有把它抓住
那就只能遺憾的成為
人生的際遇

生 活

我就是世界的中心
不管 世事如何紛繁
道路何等坎坷 屈曲
我都要心平氣和地
適應變換 盡所能力
把這有限的生命
延續得 更長久
更寬闊 更有意義

離 別

這可能是 最後一次
握手 擁抱 熱吻
你的指紋 已經
鑲嵌進了我的指紋
手的餘溫 已經
融進了我的血液和體溫
只等待 下一次
無法預料的重逢
我們還能 感受到
彼此的 存在

2014年寄自昆明

■蘇燕

坐於田埂

坐於田埂
讓草的清香 沁於皮膚
讓稻的濃郁 深深
侵入心
我的父親
在遙遠的故鄉 喚我
聲聲 是風吹稻穗的驚喜

姐姐的雙手
在田間地角
靈巧地繡著美麗的嫁衣

坐於田埂
讓心悠悠飛回家鄉
去品嚐那鍋
噴香的紅薯 鮮嫩的玉米棒

坐於田埂
讓心 收穫果實
漸漸地 我就長成
一茬整齊的稻穀
靜待 你來收割

四十歲的女人

總是在半夜
看見身體的每個部位
都醒著
慾壑難填的溝
連同一顆躁動不安的心

太需要一場痛苦的勞作了
低聲呻吟或者高聲叫喚
大汗淋漓或者氣喘吁吁
之後
那些躁動和不安
才會慢慢安靜下來

2014年寄自昆明

■張禮

稻田上的村莊

我認為稻穀生長的地方
一定有一些
蘑菇一樣的村莊

這些村莊
就藏在稻田之上的山坡上
與稻田連為一體
故鄉的山不是很特別
一座連著一座綿延為一體
故鄉的山民們就喜歡
住在崎嶇陡峭的山褶皺裡
喜歡與山梁和山坡為伴

稻田之上的村莊
平常都是安靜如廟
空氣中可以聞到麥浪的飄香

哀牢山

如果此時哀牢山的安靜
是一種沉睡的美
那麼我多想與你親近
我會把你想成
睡夢中慈祥的母親
故鄉的哀牢山，常被我一座座
畫在心裡，我知道
山中的野櫻桃花
一到春天就羞紅著花骨朵
穿土布衣裳的鄉下妹子
就走在鄉間的土路上

今天我站在哀牢山的高處
看到綿延的哀牢山
一片晴空萬里，柔軟的山風

■裴國華

春天來了

冬天的章節
被多情的春姑娘
悄悄地掀過

一片片原野
開始剝脫了枯黃的外衣
樹們草們花們
紛紛從冬眠中蘇醒
鑽出解凍的地面
著紅染碧吐新納粹
牛們羊們馬們
匆匆從流水的身旁跑過
追逐那三月的醒雷

生機勃勃
群芳競艷的春天來了
.....

2014年寄自昆明

就從山樞口吹過，此時我的心
一陣陣孤獨地狂跳
我說，我願意交出內心的喜悅
來換取母親的悲傷
此時的哀牢山還是那麼靜
那麼的安詳，山野裡的
蛙鳴一陣陣漫過山崖
而我內心的寧靜
一寸寸潛藏在暗中漸漸滋長

2014年寄自昆明

■聶難

在午夜

在今天和明天的交界點上，再美好的月亮將水銀潑灑在我臉上，我也無法享受到陽光饋贈給我的溫暖，無法感受到陽光那種最溫情的撫慰；就像再完美的春天也一樣有零落的花瓣隨水而逝，再平鋪直敘的路線也一樣會被心上的物欲走成曲線。

此刻，窗外的蟲鳴依舊是村裡人夢中的歌謠，不急不緩，不變更的音色音質音調，粘帶著鄉村泥土固有的原始味道。而我，就端坐窗前，傾聽著這來自大自然界無比撩人心懷的天籟，冥冥之中，我彷彿已經和那些躲在暗處的蟲子們打成一片，稱兄道弟，推杯換盞，酒歌嘹亮。

是的，我是這個臨界點上的一隻蟲兒，月上中天，星星顯得如此黯然失色。我的仰視，將天空抬得更高遠深邃，也更詩意盎然。我的歌唱，與蟲鳴應和，烘托出鄉村的寧靜和安詳，幸福和美好！

位置

天空永遠為鳥兒留下位置，樹梢永遠為花朵和果實留下位置。

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位置，有的人在自己的位置上發熱發光，為了祖國的繁榮和人民的幸福拋頭顱灑熱血；有的人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務正業，為了謀取私利不顧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終被淪為階下囚，遺臭萬年。

更多的人為了找到屬於自己的正確位置，還在默默交付著青春和年華，還在執著地走在長遠的路上，不說苦不談累，不怕風不怕雨。視荊棘和沼澤為考驗，視鮮花和掌聲為誘惑，他們經過一個又一個驛站，衝破一個又一個迷霧和障礙。他們一心向前，一心為了心中的位置馬不停蹄。

而我，在教師這個被世人遺忘的位置上自得其樂。

2014年寄自雲南

■陳銘華

半月怪談

蒙面人日日日落後夜行，身上的黑全以光陰的暗面合成，與夜幕渾然一體。只有在狗吠聲衝過前院，攀上對街樹梢幾番糾纏再慢慢飄浮起來時，嘴唇纔彷彿抿了一抿

就這樣一夜一夜的過去，逐漸翹起的嘴角開始有了一絲笑意，而那笑不斷地擴展，白者莫不是皓齒？明眸莫不是偷偷斜瞟？那笑莫不是也多了幾分嘲弄？哎，側著的頭愈來愈靠下來，笑容也愈來愈燦爛得曖昧了

正以為來夜方長，孰料陰雨連數天，好不容易等到狗吠聲再起時，你終於按捺不住一把扯下了她的面巾，卻赫然看見一張雪白而沒有五官的臉

癸巳年3月15

石頭傳說

據說石頭的名字曾經是歌是詩。詩人說“歌”，它啾啾哦哦有風無風地唱起來；詩人說“詩”，它日日在河之洲月明星稀地夜半沉思起來；到詩人忽覺“歌”或“詩”都不足以彰顯石頭的現代性時，它竟被稱為“詩歌”，但兩詞間的頓號又被有意無意地忽略掉。從此，石頭就變得粗糙、頑固，最後索性沉默下來，不唱不吟，不思不在，托“物”不識轉膊*，憑誰說法亦再不肯點頭

朝三暮四的詩人唯有面向熒屏，可漫漫長夜能否記起每個指令

2013年12月18日

*廣東話。

■藍雨

雨

雨，持續不斷地
一滴一滴，從窗前飄過，從屋檐漏下
總令人掛念其中的一滴
彷彿那是從自己的心尖，眸子裡滲出
在南方的小城
在早春的期盼與等待中

人群在雨中游移，蜂鳥在雨中飛旋
細密線條中飄飛而出的綿長
寂靜中延伸

滲入草坪，滴進樹葉
滴進深沉暗夜裡的多餘雨水
分娩而出的多餘聲響，愈來愈密，
愈來愈近
幾乎伸手即可觸到透明的一滴
攜著青草的呼吸，散發樹葉的清香

雨，依舊在下
持續不斷地——

相約春天

在南方，早春裡，我更願意探訪的
是一枝梅。穿過田壟，桂樹
及廟宇的門廊
尋覓不朽的愛人般
掀開寂靜的角落
深深淺淺的粉，白，如風帶來的燈盞
綻放枝頭。薄霧繚繞
有暗香盈袖，蜂蝶圍攏
忽高忽低，忽遠忽近
它們會帶著我去細細聆聽
去親近，泥土與花瓣
我喜歡這靈與靈的交融
雨絲，連著寂靜，尾隨而來
似乎是有約在先
似乎在滿身披掛中，如初見

2014年寄自福建福鼎

■彭俐輝

一本書睡了

一本書睡了
睡在不想翻動的時刻
我撫摸著它的容顏
很輕的手 很輕的看

書睡了 我將與誰為伴
那個我深愛的人
會不會突然醒來
而我恰巧不在 心境異常

我看著它睡去
沒有打擾的慾望
只想在陽光照耀的時候
有一部分餘輝
落在我的敘述裡
接著或者重新開始

我把我放進其中
走遠的 很快就回來了
人物清 地點明

躍躍欲試的風景
呼地一下 就擠到封面
那時的我 已經省略

我竟然到過這裡
望著起伏的群山
胸襟開闊的樣子

彷彿居高臨下
手中還有河流
春光一片

時間裡一定有看不見的力量
輕易就拿走了我的野心
像那山 沒有再高的想法

2014年寄自河南

一張旅遊的照片

■ 刀飛

城市人

城市，在霧霾瀰漫中漸漸變幻
變幻成常年披著一身黑袍的女巫
陰鷙的目光，詭譎的啞笑
令人不安，打從心底冒起寒意
乾癟的十指玩弄著水晶球
——城市在其中，魔棒一揮
摩天的高樓，幢幢屹立
宛如一座不見天日的牢房，再揮
密集的道路，縱橫交錯
宛如一張牢不可破的魚網
我們，徬徨的城市人，整天
在魚網中游來游去，在牢房間奔跑穿梭
只不過是在逃離，祈能成為
一條漏網之魚，一隻脫困之獸
可以自由地吸取燦爛的陽光
以及自在地觀賞絢麗的花朵
然而；陰笑的女巫——城市的主宰
在其殘虐的統治下，城市人已成奴僕
從太陽東昇的微曦，到夕陽西沉的黃昏
我們在城市，不！我們在籠裡網裡
埋頭苦幹的工作，只為
乞討兩餐的溫飽，住宿的安全
城市；陰森森的城市
滿佈聳立的工業煙囪，噴出
團團澀眼的黑煙，令到整個天空
都籠罩在霧霾的陰暗中
我們開始患上色盲，目不見五指
分別不出何謂五顏六色，醜陋美艷
每天都在黑黝黝的天地間
——有眼無珠的摸索生存
擁擠的交通，車接車排成長龍
千輛汽車若千匹戰馬齊齊放屁
整個大地被熏得臭氣沖天，我們無奈
分秒的嗅著，時刻的噙著
胸膛駢悶，呼吸搪塞
癆菌找到了棲身的巢穴
啃我們的肺葉，生長，繁殖，蔓延
櫛比鱗次的工廠，競相排放化工污水
悄悄地竄入河流，強姦了
千百年來清澈的水源，誕生了

雜交變種的食水，然後
城市人，我們愚蠢的城市人
每天一升升的向肚裡灌下
——渴止了！卻遏止不了！
排入身體的異變致命藥劑
城市人，可憐的最優秀的動物
飢餓了四處覓食，當那些黑商
人為的推出，混淆了化學劑的食品
魚貫走入我們的消化系統，骨髓血液
偷偷炮製畸形的細胞，假以時日
宣佈這就是——絕命的癌殺手！
我們懼怕，驚慌，卻無可奈何
為了填飽肚子，啞口無言
忍氣吞聲的繼續默默進食
我們的耳朵呢？城市人
每天耳膜都要承受震盪
——工廠的機械聲
汽車的喇叭聲
音樂的搖滾聲
一波接一波，後浪推前浪
洶湧如海嘯，轟隆若炸藥
最終；耳朵失聰了！
從此耳根清靜，不聞雜音
再不知什麼叫做鳥語花香
更不知何謂夜半鐘聲到客船
城市人；多麼誘人的稱號
農村羨慕，鄉鎮嚮往
這是他們理想的天堂
他們把未來束裝成背囊
如同銀行擠提的存款者
急促地排隊走入城市的心臟
伺機掘金挖銀，置車買房
為城市的擠迫添增擠迫
為城市的臃腫添加臃腫
大家在擠壓失調的環境下
爭奪僅存的一口空氣
——多麼可憐的一口混濁的空氣！
城市人，我們的命運
繫在黑衣女巫手上扯線的木偶
放鬆些，我們趕緊拼命呼吸
拉緊些，我們就要缺氧窒息
冷酷的黑寡婦，整座城市
在她瘦骨嶙峋的指尖控制下
我們是一群被豢養的家畜
每天被餵食藏有慢性毒藥的食料

直到那一天毒性開始發作
受盡煎熬，折磨的痛楚
——死去，永不閉目的死去
城市人，我們的心靈
不再平靜如無風的海洋
暴力，自殺，色情
災禍，惡疾，戰爭
每日透過媒體，電視，網絡
如同海潮般傾注入脆弱的心田
泛濫成千瘡百孔的思維
不再是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的年代
明月，也被空降的太空艙破壞
嫦娥，吳剛何去？廣寒宮安在？
桂樹已被撞倒，枝折桠斷
城市人，可悲的萬物之靈！
請臨鏡自照，你是五官失控的白痴人
耳失聰，目失明
舌失味，鼻失覺，心也漸漸失靈
若果你要忘掉一切，城市人，趕快
離開這烏煙瘴氣的城市
離開這灰臉黑心的女巫
回到電腦的虛擬世界
回到盤古初開的天地
回到女媧補天的混沌
讓不切實際的魔幻樂趣
麻醉神經，釋放自己
滿足你盼望的完美的追求
城市人，你是多麼可鄙的始作俑者
時代因你而進步，世界因你而文明
你高超的智慧，創造出
一切不可思議的神奇，也衍生出
一切不可藥救的禍害
你的發明使人類受益，但是
人類也受控於你的發明
你；帶來了亮麗也帶來了骯髒
帶來了繁榮也帶來了罪行
為什麼這新世紀愈來愈光怪陸離
每個人都像一具具的行屍走肉？
城市人，你是吹笛的弄蛇者
也是尚武的鬥劍師
——弄蛇死於蛇，鬥劍喪於劍
究竟生存的意義是為了什麼？
城市人，麻木的城市人
女巫陰影下的城市人，你說！

2014/03/12

■彭國全

你的詩

——
追思詩人秦松

小記：在紐約許多年前，筆者曾與秦松、彭邦禎（於2003年辭世），還有李斐、夏野、張耳諸位詩人以及作家陳楚年等多次在餐館歡聚。今已前塵如夢，往事成煙，只留追憶。

你外表清癯
詩裏很有骨感
互為表裏
我像啜吮骨髓那樣
品你的詩

一陣驚雷，傳來你的噩耗
在心裏屬於你的詩
都受震撼，惶惶而出
向故主的你鞠躬送行
從而使我虧空 大傷元氣

花以幽香流露情感
你以沉默浮起心事
你說你用不著墳墓了
常常在另一個地方安息

那也好
不用等到清明才祭掃
只要讀到你的詩
就可以憑吊你

2014年寄自紐約

■杜文輝

雞

我先吃雞的兩條大腿
再吃雙翅
我吃雞的胸部
肋子
屁股

我吃雞的脖子
耳朵
眼睛
舌頭

雞始終嬌嫩著
香酥
溫順

我把雞的骨頭弄亂了
我把骨頭包起來
放進六樓的垃圾口

髮廊

剪髮 10元
染髮 30元
燙髮 200元
洗面 10元
刮鬍子 5元
修眉 5元
打耳眼 10元
漂唇 300元
上身按摩 28元
踩背 28元
下身按摩 88元
洗腳 38元

我問“有沒有心靈撫慰或
廊橋遺夢？”
女郎說“沒有，
可以到別處去找找。”

2014年寄自甘肅

■蔡忠

閱讀母愛十二章

1. 母親

萬千兒女
心靈的
歸宿

2. 母乳

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和淚
也要把乾涸的心田
生生不息

3. 母愛

一串串熟得紅透
沉甸甸的
碩果

4. 母性

是一本厚重的傑作
承載著歲月之痕
畢生感觸不完的美

5. 慈母

用盡博大而深厚的力量
把愛搭成了港灣
寬容著我們

6. 老母

不知何時
絲絲白髮
流成了涓涓的細溪
流淌了百轉千回
流逝了歲月

7. 母情

一個幽美而神聖的
心靈
深不見底

■韓永恆

但願

鳥死於鳥窩
馬倒在馬槽裡
芒果落到地上
我稱這些必然事件
為大自然的神性規律

山澗裡，溪流的歡暢
多麼徹底
但願人生也如溪流

8. 母親的一生

每夜
習慣把母親帶著歲月的滄桑
疊成高枕

9. 母親的呼喚

一種最美麗最動聽的聲音
我這輩子的激蕩

10. 媽媽

世上再沒有
更溫馨的
一個詞

11. 媽媽的吻

只有一種美的體貼
黏住了心靈 醉了魂
一個造就一世界

12. 媽媽的愛撫

與生俱來的使命
早已穿越時空
感受一生

後記：2013年10月14日世界華文作家大會誠邀，再度飛赴。文人歡聚，盛情拳拳，感受文學萬千，彷彿又回到母親溫暖的懷抱裡，尤其盈耳親切的美音，以詩塗之。

■那風

相交的直線

據說熟悉的地方，沒有風景
而陌生的你，卻是最熟悉的美景
為了看看你，我偽裝成夸父、偷來赤兔
一路向著你狂奔
原來迷上了你和遠方，是同樣的一種痛
幸運地沒有錯過
在靈魂交織的那一刻，我們很滿足
天真地以為，自此可以白頭偕老
而這份喜悅，只是隨雨跌落的停留
你有你的，軌跡
我有我的，方向
似夢的波瀾蕩漾，逐漸平息
轉瞬間，消失在緣分的盡頭
再也無處尋覓
除了不斷地回眸
和慣看流離

就這樣悄悄地死去

就這樣悄悄地死去
像一渠靜靜流淌的溪水
像溪水中倒映的黃昏
像黃昏裡璀璨的夕陽
像夕陽下柔柔的心跳

就這樣靜靜地死去
像一陣輕輕拂過的微風
像微風中飛舞的落花
像落花下埋葬的故事
像故事裡淡淡的結局

就這樣默默地死去
一如轉瞬即逝的流星

■依雯

詩之路

獨個兒靜下來
只想閉目養神
享受到無限天空下
細聽月亮一首舊情書
呼吸和自在
感受虛擬世界裡
舌筆尖上的風采
夢想和現實
童話和理想
一分怡然與愜意

在思維方式
千種萬化的變遷
有說也說不完的故事
互動傳達 互動感恩
春夏的天籟 秋冬的爽朗
翱翔精靈
天涯咫尺 溫馨相遇
甜酸苦辣的品嚐
真善美的傳遞
輕輕扣住每個人心

2014/2/24 越南

雨後的七彩虹
解開那一炷香的纏繞
用一顆燭影的彷徨
一輪殘月的孤獨
以及一瓣紅葉的笑容
擁抱你

就這樣輕輕地美麗地
死去
在溫柔的故鄉
就像 從未來過

2014年寄自柏林

■蔡可風

夾邊溝

飲馬酒泉的大將軍霍去病 可曾想到
由他的戰功開拓的邊關 歷兩千餘年
後的漢家傳人 裝飽學問，滿腹經綸
被押送 到巴丹吉林沙漠的邊沿
三千個頭頂右派帽子的炎黃子孫
去開墾 一畝苦恨飢餓中無助的死因
幽冤的音聲杳渺 這伙文化人
曾掏出了一顆忠於自己理念的良心
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奉獻
香花成了毒草，判刑勞改勞教 是黨
對中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贈送的黃昏

河西走廊的盡處荒原 容不下
遠道而來便惶惶轉向掠過的春風
鹽鹼地的寒冰凝住了生命的迷濛 用
艱辛生活來考驗出每人對黨的忠誠程度
期待君皇尚有一悟便拔我出於苦難之中
天天、月月、一年又一年的鑑定
把體形內的筋肉骨骼內臟器官消蝕掏空
每天不到半磅的口糧 再得一減再減
再也支付不出輕輕重重 強加的勞動
三年 熬過了 把英明的救星盼到了
注入體內的強心針加葡萄糖液再也
起不到從累餓至死 挽回生命的作用
沙化了的白骨肥沃不了夾邊溝的瘠土
飛揚的塵土淹沒了二千多具屍骸的墳坑
僅剩餘下的四百多個記憶
要消忘在封閉的黑洞 向前看
向前看 的吆喝聲中蓋起來的酒泉
國防重地，橫斷了向這四十多年前的
夾邊溝、明水……勞改勞教場的追蹤

結束勞教制度 又是英明的一聲喝斷
讓十三億個模糊的大腦 集體遺忘當日
好好 去圓一個美妙的中國夢

2014年3月讀“夾邊溝記事”於紐約

扎波洛茨基詩選譯

◎陳殿興

譯者小引：

扎波洛茨基（Николай Заболоцкий，1903-1958）是蘇聯時期俄國詩人，1903年生於喀山省喀山縣一個農藝師家庭。1920年，離開家鄉，進莫斯科大學醫學系和歷史—語文學系，一年後轉學彼得堡赫爾岑師範學院語言文學系。1925年畢業。然後參軍服役兩年。退伍後入國家書刊出版聯合公司（ОГИЗ）兒童圖書部工作。1929年出版第一本詩集。1938年因遭誣指被以反革命罪名判處勞改五年。1944年勞改期滿。1946年，恢復蘇聯作家協會會籍，獲准在莫斯科居住。1949-52蘇聯加緊言論箝制，詩人害怕再受迫害，便由創作轉向文學翻譯。蘇共20大揭批斯大林個人崇拜以後，文學界開始解凍，詩人再度開始寫詩，1957年出版第四本詩集。讀了這本詩集以後，著名詩鑒賞家、評論家、詩人科·楚科夫斯基（1882-1969）1957年6月5日給詩人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信，說：“我懷著畢恭畢敬的心情給您寫這封信，就像給邱特切夫或傑爾查文^①寫信一樣。在我看來，毫無疑問，〈雁群〉〈天鵝〉〈棕鳥，讓我一個小角落〉〈失敗者〉〈女演員〉〈論人臉之美〉〈晨〉〈林中之湖〉〈盲人〉〈看電影去〉〈步行者〉〈醜小丫〉〈我不在自然界尋求和諧〉的作者是真正偉大的詩人，他的創作遲早會被蘇聯文化作為其偉大成就之一而自豪（甚至可能會違背自己的意願）。我的這些話，會使某些人覺得是冒失的大錯誤，但是我用自己七十年的閱讀經驗對這些話負責。”

楚科夫斯基的預言已變為現實。扎波洛茨基的詩日益受到廣大讀者喜歡，有許多詩被選入中小學教材，被譜成了歌，許多學者把它作為寫論文和專著的對象。文學史也給了他應有的評價。目前，已被譯成許多種外文。但譯成中文的卻寥寥無幾。最早翻譯扎波洛茨基詩的是我的好友王育倫教授，在他主編的《蘇聯詩萃》裏載有六首。1998年，我應邀到黑龍江大學參加一個學術會議，他聞訊特意從離會場很遠的家裏趕來，把這本書送給我——雖然我們此前從未見過面。他的情誼使我終生難忘。

雁 群^②

四月離開非洲
返回故國的岸邊，
雁群排成人字形

隱現在蔚藍高天。

舒展著銀色的翅膀
穿越遼闊的碧空，
頭雁領著一個不大的雁群
往富饒之鄉飛行。

當它們看到下方澄碧的湖水
波光粼粼的時候，
灌木叢裏對著它們
舉起了一個黑洞洞的槍口。

一線火光擊中了鳥的心臟，
火焰閃了一下就消失，
這偉大群體的一分子
便從高空墜落，不能飛起。

兩隻翅膀如同巨大哀痛，
擁抱了冰冷的水浪；
呼應著悲憤的嚎叫，
雁群衝到了高高的天上。

只有在星體運行的高空，
大自然才能為贖前愆
使被死亡帶走的一切
重新在它們身上再現：

在它們身上再現不屈的靈魂、
崇高的追求和奮鬥的意願；
使前輩應該留給它們的一切
——青春——在它們身上再現。

穿著綴有槍彈的華麗羽衣，
頭雁慢慢地沈到了水裏面。
朝霞在這水的上邊
形成了金色的光點。（1948）

天鵝在公園

公園夏日的黃昏時刻，
人工湖的水面上游著
一隻挺秀的天鵝——
美麗少女，野外來客。
這雪白的尤物，

充滿絢麗美好的憧憬，
在水灣裏游著，
划破白樺淺紫色倒影。

她的小腦袋像絲絨做成，
她穿的羽衣像白雪一樣，
兩粒奇美的紫晶
在眼眶裏閃閃發亮。

明亮的光輝照在
她彎彎的白色脊背上；
她的全身宛如一座
高浪鑄成的雕像。

園外傳來有軌電車刺耳響聲，
橋被來往汽車壓得吱吱作響。
鸚鵡們收起珠母色尾巴，
大聲喊著，像拼命一樣。

猛獸遠遠地坐著，
不能離開洞穴前的臺面；
馴鹿只能透過稀疏欄杆
看著明亮的清潭。

輝煌的世界之京，
高樓一棟高過一棟，
我們這整座城市
擠壓著小公園上空。

像在童話世界裏，我們
聽到在大墻的盡頭旁邊
那帶翅膀的尤物彈著豎琴
向我們歌唱幸福的春天。（1948）

醜小丫

在玩耍的孩子們中間
她像一隻醜陋的小青蛙。
破舊的襯衫塞在褲腰裏，
披散著一頭淺棕色鬚髮；
嘴角長，牙齒歪，
再加上個不好看的尖下巴。
跟她同齡的兩個小男孩兒，
父親給他們各買了一輛自行車玩。
今天他倆沒有急著回家吃午飯，

只願在院裏騎車，把她忘在一邊。
可是她卻跟在後面跑著。
別人歡樂，她跟著歡樂，
忘我陶醉，打心裏歡喜，
她高呼，她大笑，
完全沉浸在別人的幸福裏。

她還不知道嫉妒，也沒有惡念。
她覺得世界上一切都無比新鮮，
別人覺得無聊，她卻興趣盎然。
看著她，我不願意想：有一天
她會哭著發現在女伴中間
她充其量不過是個醜姑娘！
我願意相信：
人心不像玩具那樣
能夠輕易被毀壞！
我願意相信：
她內心燃燒著的這純潔火焰
能戰勝她的全部悲慘，
能溶化壓在她心頭的花崗岩！
即使她長得不好看，
不能以容顏博得人們愛戀，
可是她那純稚優美的心靈
已經顯露在她任何動作裏邊。
那麼，我就要問：美是什麼，
為什麼人們那麼推崇它？
美是一個徒有其表的容顏，
還是那在內心裏發光的火焰？

(1955)

論人臉之美

有的臉像豪華的大門，
那兒任何渺小都使人覺得宏偉。
有的臉像這樣一座破草房：
裏面煮著豬肝，泡著牛胃。
也有冰冷僵死的臉，
安著鐵窗，像監獄。
還有的臉像廢棄的塔樓：裏面
早就沒有人住或者往裏看一眼。
我曾經認識過一座溫馨的小房，
樣子普普通通，並不華麗堂皇，
可是它那小小窗戶卻向我
噴散出春日的溫暖芬芳。
世界真是偉大又美妙！
有一些臉像歡樂的歌，

那陽光一般燦爛的音符
譜成藍天一般高潔的歌！

(1955)

望火星^③有感

像一頭噴火怪獸，
你看著我的大地；
對你，從來都不信任，
我不會唱頌歌讚美你。

不祥的星！我的國家
悲慘年代曾處黑暗之中，
那時你在天上畫出符籙，
召喚苦難、流血和戰爭。

當你在村莊上空
睜開惺忪的睡眠，
我們總是痛苦地猜測
種種災難將要出現。

不祥的噩夢成真：
戰爭端著刺槍走近，
進村燒殺掠奪，
把人們趕進了樹林。

槍聲炮聲，風雨泥濘
顛沛流離，生離死別。
痛苦無法忍受，
人哭得心衰力竭。

嗜血的馬爾斯
深夜抬起了眼皮，
從湛藍的天空
凝視著死寂大地。

不懷好意的陰險神情
扭曲了他偽善的面孔，
就像那尊野獸一般的神^④
居高臨下俯視黎民百姓。

這尊神建立了幾條巨大運河，
讓從沒見過的船舶航行便捷；
還在火星的城市裏建立一些
水晶宮般的候車室令人稱絕。

這尊神有智慧和意志，

但是沒有靈魂和心肝，
他不關心別人的疾苦，
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可是我知道宇宙裏
有一個小小的行星，
那兒住著另一些種族，
他們世代在那兒營生。

那兒也有痛苦和悲傷，
也有產生貪慾的病根，
但是那兒人沒有失去
他們擁有的唯一靈魂。

那兒金黃色的陽光
照進黑暗的角落。
這個可愛的行星
就是我復活的故國。

(1956)

在馬加丹^⑤附近的 荒野裏

在馬加丹附近的荒野裏，
埋伏著種種危險和苦難，
在寒氣襲人的夜霧裏，
他倆走在一輛無座雪橇後邊。
這裏只有進監獄或進城拉食糧
才能免遭貪得無厭的士兵要挾，
才能躲過一同勞改的盜賊強搶。
他倆穿的呢子短上衣，不能禦寒，
這是兩個不幸的俄羅斯老漢^⑥。
他們邊走邊懷念著老家溫暖小房，
在這遙遠的地方，他們日思夜想。
遠離親人，他們內心愴悵；
疲勞使他們彎下了腰，
今夜他們已感到絕望。
生活，在他們頭頂的天上
仍在井然有序地演進。
只是那些象徵自由的星星
不再俯視這兒受苦的凡人。
奇妙的宇宙神秘劇
在北方的星體上演，
只是它那熱情的火
不再溫暖冰冷人寰。
暴風雪在人們的周圍呼嘯，

好像要把結冰的樹墩埋上。
看著這樹墩，兩個快要凍僵的老農，
避開彼此的視線，一同坐在樹墩上⑦
馬站下了，活兒幹完了，
致人死亡的工作即將收場……
甜蜜的瞌睡把他們擁抱起來，
哭泣著把他們帶往那遙遠的故鄉。
看守再也追不上他們了，
勞改營警衛再也不能把他們抓獲。
只有馬加丹上空的星星
在他們頭頂的上空閃爍。（1956）

①邱特切夫（1803-1873）杰爾查文（1743-1818）都是俄國歷史上的大詩人。

②這首詩裏的“雁”原文是ЖУРАВЛИ，俄漢詞典譯為“鶴”，我的好友王育倫教授也譯為“鶴”（見他主編的《蘇聯詩萃》）。但是排成人字形飛行的，在各種文獻裏記載的只有“雁”，而且蘇聯1958年獲戛納電影節金棕櫚獎的影片《ЛЕТЯТ ЖУРАВЛИ》中文就譯為《雁南飛》。因此我把它譯成“雁”。

③火星，西文名稱是Mars（馬爾斯）。馬爾斯在羅馬神話裏是戰神，戰爭的象徵。這首詩寫於蘇共二十大批判個人崇拜之後。放在這個歷史背景裏，這首詩就很容易理解。

④“那尊野獸一般的神”，我認為是暗喻斯大林——斯大林曾用大量勞改犯開鑿伏爾加—頓河運河、白海—波羅的海運河、莫斯科運河，建造了莫斯科地鐵——地鐵車站富麗堂皇舉世無雙。

⑤馬加丹是馬加丹州首府，馬加丹州地處鄂霍次克海北岸克雷姆高原，氣候惡劣。斯大林時代是東北勞改營（Севостлаг）所在地。這首詩寫於蘇共20大以後。

⑥這裏寫的是兩個被勞改的富農。蘇聯1930年代消滅富農階級時富農一律被判10年勞改，蘇德戰爭開始後又一律增加10年。富農跟強盜匪徒在一起勞改，經常受到後者欺凌，只有被投入勞改營監獄或被派進城去拉食糧才能得以避免。

⑦身心遭受到難以忍受的折磨使他們喪失了活下去的願望，他們決定坐在樹墩上凍死。他們避開彼此的視線，可能因為他們是基督徒，而基督教義是譴責自殺的——他們為自殺感到羞愧。

菲力普·拉金詩選

◎戴珏

菲力普·拉金（Philip Larkin, 1922-85）英國詩人，小說家、爵士樂評論家。畢業於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曾在赫爾大學圖書館任職多年，著有詩集《降靈節婚禮》、《高窗》等。1984年被授予英國桂冠詩人稱號，但是他謝絕了。2008年拉金被泰晤士報評為英國戰後最偉大的詩人。

信仰療法 Faith Healing

女人們排成一行，慢慢向那人走去，他站得筆直，戴著無框的眼鏡，銀色的頭髮，

深色的外套，白色的衣領。幹事們不倦地

勸她們往前，朝他的聲音與雙手走去，在他那春雨般的溫暖關愛中，

每人沉浸大約二十秒。呃，親愛的孩子，

有甚麼問題，低沉的美國嗓音問道，接著，幾乎沒有停頓，開始祈禱，

要上帝注意這只眼睛，那片膝蓋。她們的腦袋突然給緊抱了一下；然後，被放逐

有如失敗的想法，她們默然消失；有些像綿羊一般羞怯地迷了路，並沒有立刻回到她們的生活裏去；但是有些仍舊在發僵，抽搐，

大聲地流著低沉嘶啞的眼淚，彷彿有個痴呆的

啞巴小孩在她們心裏存活了下來，被好心重新喚醒，以為終於有聲音

單獨召喚她們，有援手來將她們抱起，令她們輕鬆；如此的喜悅令她們的舌頭衝口而出，她們的眼睛擠著悲傷，一大堆

沒人聽過的應答蜂擁而來，歡欣鼓舞——

有甚麼問題！蓄了鬍子，穿著繡花

連衣裙，她們在發抖：

這時，一切都有問題。在每個人的心中都有種為愛而生的生命意識在沉睡。

對於某些人來說，它意味著只要愛別人她們就可以

帶來改變，可是它對大多數人只一掃而過，

要是她們為人所愛，可能也只會這樣做那是無可救藥的。一種正在鬆弛的巨痛

就如堅硬地帶在解凍之時的哭泣，在她們中間慢慢地擴散——那疼痛，

在上方說著親愛的孩子的聲音，以及一切時間都不贊同。

晨歌 Aubade

我整天工作，到了晚上便喝個半醉。四點鐘醒來，意識到無聲的黑暗，我瞪大了眼睛。

窗簾的邊緣遲早會變得明亮，在那一刻之前，我看到了其實一直在那兒的東西：

不安定的死亡，一個完整的白天現在更近了，

令一切的思想都變得不可能，只能想如何，

在何處，何時我自己會死去。乏味的盤問：然而對垂死的

恐懼，人都死了，重新閃現，要控扼，驚怖人心。

腦子在凝視中一片空白。沒有懊悔——未行的善，未付予的愛，虛擲的

時光——沒有難過，因為僅有的生命要花這麼長的時間才能

爬離錯誤的起點，或許永遠都不行；卻是永遠朝著完全的空無，

我們一直都走向這注定的滅絕並會在其中迷失。不會在這裏，

不會在任何地方，
而且很快；沒有什麼更可怕，沒有
什麼更真實。

這是害怕的一種特殊方式，
沒法子驅除。宗教以前試過，
那廣闊的，蟲蛀的，音調優美的浮
華錦緞
創造出來佯稱我們絕不會死，
還有似是而非的話，說凡是有理智
的生物
都不會害怕感受不到的事，卻沒看到
這恰是我們所懼怕的——沒有景象，
沒有聲音，
沒有觸感，或味道，或氣味，無事可想
無物可愛或聯繫，
無人能從中醒過來的麻醉劑。

這樣，它就停留在視野的邊緣，
一小片失焦的朦朧，長久的寒涼
將每一次衝動放緩為遲疑。
大多數的事或許從不會發生：這事會，
當我們被人發現沒有人或沒有酒，
此事的實現便勢不可遏，就如在
熔爐般的恐懼中。勇氣是沒有用的：
它意味著沒嚇到別人。勇敢
不會令任何人遠離墳墓。
不論是嗚咽還是承受，死亡不會有
所不同。

光線慢慢變強，房間有了形狀。
它清楚如個人全部的衣物，我們知
道的事
一直都知道，知道我們無法逃避，
卻也無法接受。其中一種立場必定
會消失。
此時電話機蹲伏著，在鎖好的辦公
室內，
準備響起，而整個冷漠、
錯綜、租來的世界開始蘇醒。
天空白如粘土，沒有太陽。
工作是一定要做的。
郵差像醫生一樣在房舍之間逐棟走動。

消失，消失 Going, going

還以為我這輩子都會保持呢——
我總覺得，在市鎮以外，
一直都會有田野和農場，
村子裏的粗人能在那兒
爬一爬還沒被砍倒的樹；
我就知道會有虛驚，

報紙上報導過老街
與分層購物，但是到目前為止
總有一些保留了下來；
在舊城區後退，
陰沉的高層建築到來的時候，
我們總能在車子裏逃避。

事物比我們結實，就好比
不管我們怎樣亂搞，
地球都會有所響應；
把髒東西丟進海裏，假如你非要這樣做
遠一些的潮水還是會很乾淨。
——但如今我有什麼感受？懷疑？

或只是，年紀大？M1 高速公路旁
的小餐館裏，都是些年輕人；
他們的小孩嚷著要更多東西——
更多的房子，更多停車的地方，
更多的拖車營地，更多薪水。
在商業版面，二十個

戴著眼鏡，咧著嘴笑的人批准了
某個收購建議，保證會有
百分之五的利潤（在出海口
會再多百分之十）：把你們的
工廠搬到未受破壞的山谷裏去。
（灰色地帶撥款）！而當你

在夏天想要去海邊的時候…
似乎，就在此時，
事情發生得這樣的快；
儘管還有些未被佔用的土地，
不知為什麼，我頭一回感到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
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
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
、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
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
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
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
，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
冊，美國國外則寄贈 PDF 電子版。
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
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
字或謄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
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
，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
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這是保持不下去的，

在我吹燈伸腿之前，這整個的
沸騰會被人用磚圍堵住，
旅遊點除外——
歐洲第一貧民區：有了一
幫騙子和娼妓演員，
這角色不難贏取。

那樣英格蘭便會消失，
陰影，草地，鄉間小路，
市政廳，刻雕的唱詩班坐席。
書本還會有；它會在展覽館裏
苟延殘喘；然而留給我們的
就只會有混凝土和輪胎。

大部分的事從來都不是有意的。
這事不是，多半不是的：然而貪婪
和垃圾拋撒得太稠密了，
現在已無法掃除，或無法找到
把它們說成是基本需要的藉口。
我只覺得這事會發生，很快就會。

克里斯提安·摩根
施坦 Christian Morgenstern
德詩中譯兩首 ◎ 岩子

夜行森林

Nachts im Wald

你可曾夜行森林，
眼不見自己的腳丫過嗎？
某種感知為你戰勝恐懼：
路把你來領引。

你可曾深陷痛苦
目標臨近顫抖不已過嗎？
某種感知為你征服恐懼：
心把你來領引。

冬 夜 Winternacht

從前有只銅鐘
叮叮咚咚
還有一朵雪花
毛毛絨絨夢中

毛毛絨絨夢中
飄飄灑灑人間
好似天使羽毛
來自銀色星空

從前有只銅鐘
叮叮咚咚
還有一朵雪花
飄飄灑灑夢中

飄飄灑灑夢中
千朵萬朵人間
大地銀裝素裹
潔白天使下凡

大地銀裝素裹
潔白天使下凡

《亞細安現代華文文學作品選—— 越南卷》前言

◎ 余問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當時越南的西貢和堤岸這地方有眾多的華人聚居，特別是堤岸更是南方華人的商業經濟中心和文化教育中心。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就曾經有十多家華文報社。當時的日報，都設有文藝版，刊登詩（近體詩、新詩）、文、小說等，而且，報紙上亦有學生文藝版等，所以當時文風極為鼎盛，寫作的人有數百之多。

後來，台港文藝書刊的引進，使越華寫作人得以多覽借鏡，而各報紙也為文藝創作提供了發表的平臺，所以，越華文學也逐步茁壯，成熟起來。七十年代中期（一九六五年後）部份寫作人開始與志同道合的文友組成詩社、文社，互相切磋交流，共同提升寫作水準，為發展越華文學而共同努力。

斯時的越華文壇，以新詩的成就最為矚目，一九六六年出版的《十二人詩輯》就極現代，並因而引起了新舊詩的論戰。後來“存在詩社”再出版了《象岩谷詩頁》；一九六八年又編撰出版《空垣壁》詩刊，可惜，這本詩刊尚未出版就因出版社被炸而毀於戰火了。

而各文社除了商借報紙版位來發表詩文外，亦各自出版刊物，計有：

文藝社出版的《序幕》、《時代的琢磨》、《愛與希望》、《星星》。

奔流文社出版的《奔流》、《春語》。

濤聲文社出版的《水之湄》、《湄風》。

水手詩社主編的《水手》。

筆壘文社出版的《筆壘》一、二、三期。

南風文社出版的《風車》。

耀漢中學主編的《中學生》一、二、三期。

另有飄飄文社主編的《飄飄》詩葉。

思集文社主編的《火花》詩文葉等。

而存在詩社於1975年編印出版的《象岩谷詩集》尚未出版也因解放而夭折了。

以上這些刊物都屬於綜合性刊物，而個人專著的出版，則更為量少。計有：

馬禾里的詩集《都市二重奏》（1949）；山人的雜文集《應毋庸議齋隨筆》一、二、三輯（1957-58）；黎尚桓的《文藝叢談》；蟄蠻的《越南狩獵回憶錄》（1972）；葉傳華的《葉華詩集》（1971）；謝振煜的詩集《獻給我的愛人》及文集《傘·古怪現代詩》；何四郎的雜文集《蝸廬隨筆》（1974）；陳國正的散文頁《秋訊之外》等等，為數確實不多。

1975年南方解放後，華文報社只有《西貢解放日報》一家。部份越華作家步入新環境後，要為生計而奔波勞動，寫作熱情不再；而部份則移民外國，越華文壇一時陷入低潮，不復當年光景。後來，《西貢解放日報》也刊登了一些文學作品，並出版了《生活的激流》、《堤岸文藝》、旭茹個人小說集《梅花女》等書。

1986年，國家改革開放，吸引了外商投資，特別是台商投資日多，經濟逐漸繁榮，生活日趨穩定，物質與精神生活也逐步提升，越華文學又熱鬧起來了。

1990年中，《西貢解放日報》增闢《桂冠文藝》後，海外的越華文友也投稿回越南，新舊文友也逐漸活躍起來了。《西貢解放日報》的文友俱樂部吸納約四百文友，常有聚會，組織：座談會，專題講座；徵詩、徵文、徵聯；新春聚會等等活動。1993年更出版了《越華現代詩鈔》和《湄江雅吟》等書刊。

1995年12月，越華文友首次出國往新加坡參加《世界華文作家大會》，翻開了越華文壇新的一頁。

1996年《桂冠文藝》停刊後，《胡志明市少數民族文化藝術協會》屬下的《越華文學分會》成立，不定期出版了《越華文學藝術》多期。又編印了《西貢河上的詩葉》、《彩文集》、《詩的盛宴》、等書。此外，《湄江吟社》也出版了《湄江詩詞集》三四冊。

個人專集則有黎原的《向陽集》、若菁的《呢喃集》、劉為安的《堤岸今昔

隔海品詩藝

◎劉火

》，楊迪生的散文集《我們走得很近很近》和新聞作品集《走進堤岸》等。

近年來，則有李偉賢的詩集《燃燒歲月》和散文集《屋樑》；楊迪生的《橋》；陳國正的詩集《夢的碎片》；林小東的詩集《冰淚》和曾廣健的詩集《美的歲月》等出版，更豐富了越華文學的內涵。

不過，由於種種客觀原因，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部集中收錄越華各詩社，文社的詩人作家的作品的越華文學選集正式出版。直到去年十月，我們赴泰國出席《亞細安華文文藝營》時，在團長會議中，我們得知新加坡青年書局計畫在2011-2012年出版《亞細安現代華文文學作品選》。包括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尼、汶萊、越南、緬甸和新加坡各一卷。各國選集的作者必須是當地公民或永久居民。當時，我們向各國團長提議由於越南有些作家已移居國外，希望海外的越華文學作品也能被收錄，結果得到各國團長的理解，以開明的態度，開闊的胸懷，接納了我們的建議。

在一開始時，我們擬意各家各派的作品相容並蓄，盡量編選能收集到的海內外越華詩人、作家的作品，使各國讀者對越華文學能有較全面的認識與體會。在編選時，我們雖然得到了眾多海內外越華文友的支援與合作，提供作品及個人簡介給我們；但仍有部份文友不認同我們的理念，不支持，不與我們合作，所以，我們沒有把他們的作品編進這本選集，我們深感可惜！當然，越華華文文學作家，作品眾多，此一選集難免挂一漏萬，未能盡善，也是美中不足之處！

謹代表海內外越華文友深深感謝新加坡青年書局、亞細安華文文藝營、新加坡文藝協會對我們的關愛支持，使此一選集能得以出版；他們為推動，發展海外華文文學的熱忱與貢獻，實在值得我們敬佩！

2011年6月27日

余問耕謹識於越南堤岸

自由體新詩的發展，在台灣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品評台灣新詩的技藝，無疑問對新詩有一定的認識作用，對新詩的發展也會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我這裡把平常讀詩時的心得寫出來，就是小詩話，和大家共同欣賞新詩，也算一種愉悅活動吧。

以敘述完成的大抒情——結構之妙

追求 / 覃子豪

大海中的落日
悲壯得像英雄的感嘆
一顆星追過去
向遙遠的天邊

黑夜的海風
刮起了黃沙
在蒼茫的夜裡
一個健偉的靈魂
跨上了時間的快馬

1950.8

此詩九句，敘述了九種事物或事情，分開讀毫無意義。前七句說出了七種客觀景象，後二句照應第三、四句而敘述了自己的情思，把前七種客觀景象有機組合到一塊的是後二句，使後二句詩具有很大的張力的是前七種客觀景象排佈出的特有氛圍，所以，前七句和後二句分開就不成為詩了。

這種個人與宇宙的關係，個人向宇宙深處探尋的意願與氣魄，怎麼就這樣簡捷地完成了呢？詩人在敘述，敘述到最後完成了大抒情，與詩人選取的特殊事物有關，也與詩句的有機組合有關。如果我們重溫一下馬致遠的〈天淨沙·秋〉，會發現兩首詩結構的類似之處。

古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在天涯。

前九種意象，是由後兩句串成了有意義的景象，後兩句詩的魅力，是由前九

種意象襯托烘染出的。

看起來，語句能否成為詩句，結構是重要的一環。

章法妙 詩亦美

你的名字 / 紀弦

用了世界上最輕最輕的聲音，
輕輕地喚你的名字每夜每夜。

寫你的名字，
畫你的名字，
而夢見的是你的發光的名字。

如日，如星，你的名字。
如燈，如鑽石，你的名字。
如繽紛的火花，你的名字。
如原始森林的燃燒，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在樹上，
刻你的名字在不凋的生命樹上。
當這植物長成了參天的古木時，
啊啊，多好，多好，
你的名字也大起來。

大起來了，你的名字。
亮起來了，你的名字。
於是，輕輕輕輕輕輕地喚你的名字。

此詩章法令人叫絕，形式就表現了內容。第一節的“最輕最輕”“每夜每夜”，給人溫情、痴情、柔情之感。第二節不是排比句勝似排比句（以後各節也一樣），詩的場景彷彿是賈府的優伶齡官又愁又憂又痴地在地上畫著一個個令人眼花的“薔”字，這個氛圍啊！第三節詩，比喻新奇，令人目不暇接，好像佈滿了各式各樣的盆景，越看越新奇。第四節詩句的遞進，暗含了情感的增加和逐步強烈，後二句自然轉成現場前景，語言技巧高妙。第五節，“輕輕輕輕輕輕”是餘音，也是游音，令人回腸蕩氣，縈懷不斷，可以醉了，可以夢了……

此詩不但用形式完成了內容，而且奇妙無比，可見詩形式的創新和必要了。

詩句的動態化

有些詩的語句要動態化，像起起伏伏的波浪，像高高低低的山丘，像回環往復的溪流，像來往擺動的鞦韆，像少女擺動的楊柳腰，像少年吹奏的小夜曲，讀起來纏綿悱惻，回腸蕩氣，悠揚輕曼。這就是節奏韻律的美。

說到這兒，我不得不提醒大陸一些大學的教授，詩的韻律有時促使了詩內容的完善，你的學生再搖頭晃腦地朗誦詩時，你不要嘲笑他們無知。如楊牧的〈延陵季子掛劍〉的最後一節：

呵呵儒者，儒者斷腕於你漸深的
墓林，此後非俠非儒
這寶劍的青光或將輝煌你我於
寂寞的秋夜
你死於懷人，我病為漁樵
那疲倦的划槳人就是
曾經傲慢過、敦厚過的我

寫心情還是映心情——關於夏的兩種寫法

夏之午 / 李章伯

夏之午
是岑寂的：
豆棚底葉蔭裡，
蜥蜴守著靜靜的窗。

小毛是睡熟了。
當我負米歸來，
妻已作成了
他底週歲的鞋。

此詩的語言風格：平淡、樸實、自然、親切。寫的是夏之午，卻透著一絲絲的涼意和溫馨。那麼，夏之午的熱、燥呢？從“岑寂”、“葉蔭”、“靜靜”可以感覺，這是常識，只有夏天暴熱，才感到特別的岑寂，才感到葉蔭的重要，特別作者從暴日下負米歸到“葉蔭”下，要比喝一碗涼茶痛快得多。這是詩的

映襯法，一切都在不言中。

現在的先鋒詩人寫夏天則就不一樣了，我們讀讀鬼鬼的〈夏天〉：

天氣都這麼熱了
你給自己沏了杯紅茶
然後把自己裹在厚棉被裡
閉上眼睛
等著紅茶變涼
等著月光
梳在頭髮上

這首詩寫出了人對夏天的感覺，算是好的了，因為在玩弄語言時沒有走進死胡同。但是，這首詩除了語言，沒有語境和氛圍。這恐怕就是語言技巧的問題了。語言技巧絕不是指語言的怪異和新奇。“把自己裹在厚棉被裡”實質上就是“自己被熱浪包圍住”，這是夏天特有的感覺，只是感覺，沒有語境，“閉上眼睛”就是“岑寂”，也沒有語境，所以整首詩不會讓人一讀不忘。寫夏天的心情反而讓讀者沒了心情。

通過這兩首詩的比較分析，我們說，詩是語言之間的關係、語詞之間的組合、語句之間的對應等營造出的語意空間。

客觀描述、擬人、象徵三者合一

台灣詩人王在軍的〈擠〉，只要下面一些詩句足矣。

雲把山擠得彎彎的
山把路擠得彎彎的
路把河擠得彎彎的

我立在路上
有樹在動
山在擠我
有水在流
河在擠我

詩的前三句，既是客觀形象，又是擬人抒寫，又有象徵意義。在這裡，我們看到了一幅自然圖景，又感到了社會的相互傾軋。在新詩創作中，客觀描述、擬人抒寫、象徵寓意三者合一的，這算是

一格吧。

異於哲學的辯證

逍遙游 / 周夢蝶

不是追尋，必須追尋
不是超越，必須超越
雲倦了，有風扶著
風倦了，有海托著
海倦了呢？堤倦了呢？

以飛為歸止的
仍須歸止於飛。
世界在我翅上
一如歷歷星河之在我膽邊
浩浩天籟之在我肋下……

此詩，周夢蝶向我們展示了兩種能力。一是化虛為實的同時，抒發情懷。“雲倦了，有風扶著 / 風倦了，有海托著 / 海倦了呢？堤倦了呢？”二是用悖論語言表現一種堅定的信念。“以飛為歸止的 / 仍須歸止於飛。”看似表達的同一個意思，實質表達了作者向著飛且永遠飛的理想，所以才有最後的“世界在我翅上 / 一如歷歷星河之在我膽邊 / 浩浩天籟之在我肋下……”的氣魄，從而在虛無中達到一種精神的永恆和淨化。

我們參閱莊子的〈逍遙游〉：“北溟有魚，其名為鯀。鯀之大，不知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幾千里也，怒而飛……”

周夢蝶不是對古典的現代翻譯，有繼承有發展，更有意象的創造。

古典與現代的結合

對於古典語言的繼承，因為大部份人化不了，所以就有對古典意境翻譯的嫌疑，只有古典語言的形，少了古典詩詞的意，而周夢蝶在這方面卻達到了大化的技巧。

二月 / 周夢蝶

這故事，是早已早已發生了的
在未有眼睛以前就已先有了淚

就已先有了感激
就已先有了展示淚與感激的二月。
而你眼中的二月何以比別人獨多？

總是這樣寒澹澹的天色
總是這樣風絲絲雨絲絲的——
絳珠草的眼睫垂得更低了
“怎樣沁人心脾的記憶啊
那自無名的方向來
飲我以無名的顫慄的……”

而你就拼著把一生支付給二月了
二月老時，你就消隱自己在星星露裡。

詩中“在未有眼睛以前就已先有了淚／就已先有了感激／就已先有了展示淚與感激的二月”等句子，是現代語意。超現實主義的思維和語言，現代主義詩的語言技巧等，周夢蝶在這首詩中表現得比較充份。

這首詩的節調，也很古典化。纖巧，細膩，讀起來就有一種感傷的意味。特別“總是這樣寒澹澹的天色／總是這樣風絲絲雨絲絲的——”等的詩句，很容易讓我們想到“斜暉脈脈水悠悠”古典詩句帶給人的意境和韻味。

用興象解興象

偶然作 之二 / 周夢蝶

同樣的土壤，同樣的陽光
同樣的
上帝的雨雪和慈悲
何以？蓼紅而蘆白
薺甜而荼苦
玫瑰的身上紋著密密的刺

這是可說而不可說的——
你的腳印吃著你的
他的腳印吃著他的
鞋子。

此詩的結構極為奇妙。第一節，是興象，亦是賦懷；第二節，是興象，亦是賦懷；第二節的興象又是第一節興象的破解。自由體詩例中的這種現象，古典詩

詞中很少見。古典詩詞的“興、賦、比”是很分明的，並且所處位置有一定的套路。

千眇萬眇巧引渡

“為你換胎的那手，那巧腕／千眇萬眇巧將你引渡／笑對靈魂在白玉裡流轉”（余光中《白玉苦瓜》）。用余光中自己的詩句比喻他的詩藝，太恰當不過了。余光中有些詩，不論寫情說理，溶中國古典文化如鹽水，無痕無跡，卻滋味綿綿，既讓人領略了古典文化的雅蘊，又給了現代文化一種深邃。同時，余光中的自由體新詩也具有古典詩詞的整齊諧暢美。

通過一首小詩，我們看詩的巧妙過渡，可見余光中先生詩藝的精湛。

水仙操——吊屈原

把影子投在水上的，都患了潔癖
一種高貴的絕症
把名字投在風中的
衣帶便飄在風中
清芬從風裡來，楚歌從清芬裡來

美從烈士的胎裡帶來
水劫之後，從回蕩的波底升起
猶佩青青的葉長似劍
燦燦的花開如冕
鉢小如舟，山長水遠是湘江

我先說明，這首詩去掉副標題“吊屈原”亦不影響讀者對詩意的理解，去掉副標題，詩味可能更濃些。

首先，這首詩我們可以看著純粹的詠物詩，從水仙所處環境和外形，把水仙惟妙惟肖地活畫了出來，水仙內在的美，可以從“潔癖”“高貴”等字詞中領略，主要的還在每節詩的最後一句。

就因為每節詩的最後一句，水仙的靈魂飄蕩飛升，使詠物和抒情達到了完美的統一，並且這裡的情達到了大情。每節詩的最後一句不但對整個詩句起到了和解的作用，而且上下貫通了整首詩的詩意。同時，這最後一句詩也是引渡，把詩意引渡到其他地方，引渡到更高層

次。因為余光中引渡詩意時用了象徵手法，又使詩意回味無窮。

余光中用一句詩搞這麼大的動作，要是一般人必然是鳴鑼開道，前擁後擠，造聲勢不說，還要講排場，鋪張開來，然後一轉，從水仙轉到對屈原的抒情，看看屈原老哥，我是為了你，水仙只是一個喻體或借代。這樣的話，詩意就如秋後的菱荷，大減其色。余光中不虧寫詩的高手，他只用最後一句，把前面對物的描寫，變成了對人的深深抒情，使詩句的作用變了，使詩意升華了。搞這麼大一個工程，高就高在，無痕無跡，不見聲響。

我們看余光中的巧腕巧在哪兒吧。

“清芬從風裡來，楚歌從清芬裡來”。前一“清芬”指水仙發出的氣息，是實的，接上面詩句，順理成章，沒有轉的跡象，緊接著詩人說“楚歌從清芬裡來”表面是順接，水仙散發清芬，清芬散放楚歌，暗裡是陡轉，從“清芬”的氣質轉向楚歌的雅蘊，轉向屈原的高潔，因為一看到楚歌，又有水，很自然就聯想到屈原。“楚歌從清芬裡來”，表面上，“清芬”是實，實質上是虛，是形容楚歌的高潔，進而贊頌屈原的高潔。

“鉢小如舟，山長水遠是湘江”。把水仙盆比著鉢，再比著舟，因實際場景的存在，所以顯得順理成章。舟不但有“渡”的作用，而且有“流動”的性質，這樣就自然而然有了“山長水遠”。把“山長水遠”限定為“湘江”雖然顯示了詩人的主觀性，是一種強制行為，但和上面的“楚歌”對應，把“山長水遠”說成“湘江”也是自然天成的事。同時，“山長水遠”在這裡亦虛亦實，實指“湘江”，虛指屈原的精神，楚歌的靈魂，山長水遠地延伸著，這樣把“山長水遠”說成“湘江”就沒有硬說的意味。

總之，我寫這些，主要提醒大家，詩的過渡和逆轉要自然，有些需要比喻象徵，需要詞的虛實互化，需要意象的相互照應，只有巧，才能以一當十，自然天成。

必須有前提

“黃河太冷，需要摻大量的酒精”，是大瞎話，是妄語，但前面加上“我的血系中有一條黃河的支流”，就顯得較貼切了，也把情感表達得充分、具體。這是余光中〈五陵少年〉中的詩句，在寫的時候，他當然想不到詩句間有時需要“嚴密”的推理邏輯。

詩創作中，意象要有“根”，詩句也要有“根”，否則，會讓人感到“學生腔”十足。

不倫不類亦能相愛

余光中〈五陵少年〉中有這樣的詩句：

重傷風能造成英雄的幻覺
當咳嗽從蛙鳴進步到狼嗥
肋骨搖響瘋人院的鐵柵
一陣龍捲風便自肺中拔起

“重傷風”和“英雄的幻覺”不倫不類，用“造成”使它們結合了起來；“蛙鳴”和“狼嗥”不倫不類，說“咳嗽”“進步”，則有了奇妙的效果。

余光中在這裡不是表現漢語詞的奇妙之處，也不是用語詞反觀語詞，而是因為感情的不可扼制，需要抒發，它們的語言意識已超出了語言本身的涵義。

因韻生句，因句生意

請誦余光中的〈贈斯義桂〉：

似水的琴音裡，你磁性的歌吟
搖船一樣搖我向對岸
搖籃一樣地搖我，搖我回四川
搖回那沃美的盆地啊搖籃
搖回抗戰的年代啊抗戰
搖醒熱血澎湃的從前

這幾句詩，首字押韻，後四句的“搖”，因了第一個“搖”，因因相生，自然、和諧，好像水流漂葉，悠然自在。“搖籃一樣地搖我，搖我回四川／搖回那沃美的盆地啊搖籃”。第一句是現在進行時，第二句是過去現在時，都指的歌曲像搖籃搖動一樣，晃晃悠悠，漫不經心，輕柔舒緩。這顯然是英語句式，被余光中巧妙地化為了漢語的詩句，“借

”得巧奪天工。同樣，“搖回抗戰的年代啊抗戰”，後一“抗戰”，把歷史背景推到了現時前景，有種現場感。

這幾句詩，每一句都在描繪歌曲，每一句又都在抒情，可以說是把敘述和抒情璧合無痕的典範。

虛實相映，既是比喻又在抒情

余光中的〈珍珠項鍊〉有這麼幾句：

每一粒，晴天的露珠
每一粒，陰天的雨珠
分手的日子，每一粒
牽掛在心頭的念珠

這裡的“露珠”“雨珠”“念珠”本為實物，但相對於“珍珠”來說是虛化了的比例，它們之間仍然有虛實相映的效果，使“珍珠”顯得空靈，具有多義性。余光中在這裡的巧妙比喻，不但借了它們外形的相似，而且吸納了喻體的本質含義，從而達到了抒情目的。

“露珠”，抒發了夫婦間清純潔淨的感情；“雨珠”，抒發了夫婦間相濡以沫的感情；“念珠”，抒發了夫婦間相思掛念的感情。

議論寫景抒情三位一體

余光中對於新詩的發展，確實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不單單表現在他對詩外形式的獨創上，更表現在他的修辭的運用上。他的詩語言，活化了古典詩詞的語境，又靈活運用現代詩手法，使有些語詞或語句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他的〈寄給畫家〉，竟把議論寫景抒情同時共現，顯出了非凡的藝術才能。

你一走台北就空了，吾友
長街短巷不見你回頭
又是行不得也的雨季
黑傘滿天，黃泥滿地
怎麼你不能等到中秋？

只有南部的水田你帶不走
那些土廟，那些水牛
而一到夏天的黃昏
總有一隻，兩隻白鷺

彷彿從你的水墨畫圖
記起了什麼似地，飛起

這兩節詩都在寫景，同時又都在抒情。前節抒發了友人離開後詩人的苦悶、淒涼的心情，後節抒發了詩人熱愛“南部水田”的感情，而同時詩人又在議論。前節論人，論友人的獨標高幟，所以說“你一走台北就空了”，再也找不到像友人這樣的畫家了。後節接著論畫，論友人的畫，之所以“帶不走”，顯然因為友人畫了出來，又被詩人珍藏，而更妙的，“而一到夏天的黃昏／總有一隻，兩隻白鷺／彷彿從你的水墨畫圖／記起了什麼似地，飛起”，不但使畫面活了，而且創造出了類似古典又超越古典的意境。“記起”一詞的運用，懷有多少親切之情藏有怎麼禪也禪不透的蘊義，大概只有詩人清楚。“記起了什麼？”“飛起向何處？”是與詩人關情，還是與畫家關情，還是與特有的南部水田關情？

突然中斷，掀起高潮

洛夫在新詩創作中，由於把漢語語詞運用得如魔如幻，被人們稱為詩魔。細讀洛夫的詩，他激活語言的方法，並不全在於語言，〈金龍禪寺〉一詩，就是利用思維或敘述的突然中斷，使詩達到了妙不可言的境界。

晚鐘
是遊客下山的小路
羊齒植物
沿著白色的石階
一路嚼了下去
如果此處降雪

而只見
一隻驚起的灰蟬
把山中的燈火
一盞盞的
點燃

“如果此處降雪”，和前面的敘述比著，是想不到的突兀，而又猛然中斷，令人回味無窮，空下的一行，就是靜的禪

愛沙尼亞詩人——

何索·庫爾

——讀他的幾首“哲學詩”

◎向明

前年（2012）台北國際詩歌節沿例請來幾位外國詩人為節日頻添異彩，有一節目係由中外兩國詩人，互相欣賞對方的作品，我很有幸與愛沙尼亞的詩人何索·庫爾（Hasso Krull）配在一組。我與愛沙尼亞（Estonian、波羅底海三小國之一）這個國家很有緣，早在1981年三月即與來自愛沙尼亞的女詩人烏麗維（Urev）結識，當時愛沙尼亞尚是蘇維埃加盟共和國的一員、女詩人係以流亡作家身份隨着她的加拿大工程公司總裁的丈夫來台的，當時鐵幕國家能有詩人到自由世界來拜訪是非常難得的一件事，我曾以〈飛出鐵幕的鳳凰〉一文在聯副發表我對她的觀感。在詩方面，非常吃驚地我發現她拿給我看的所有的詩都沒有題目，我誤以為她漏打了詩題而問她，她馬上反問我“詩一定要有題目嗎？”我正想答話，她馬上補了一句“如果堅持要有題目，就用第一行作題目好了。”她這一“詩可無題”的主張，啟發了我對“詩題目”研究的興趣，搜集了詩的有題無題中外各種主張和泛例，寫成分為九篇的《詩題趣談》長文發表，後來收在商務出版的“詩中天地寬”一書第三輯。

無獨有偶地，我讀如今愛沙尼亞中年詩人何索·庫爾提供的三首詩也都是沒有題目，詩行直通通的出現，就像看到一個個無頭無臉的人樣感到不習慣。不過這次我不以為怪了，使我感到吃驚的倒是他三首詩的主題都是以哲學為背景，最妙的是有兩首詩受到我們東方古國“老莊虛靜思想”的啟發，寫出我們自己都疏於去照顧的主題。原來他是專研人類學的教授，且極愛西方德希達的哲學思維和東方老莊的哲學思想。我現很虛心把這三首詩重刊，並就詩論詩作了一番賞析。第一首詩是這樣無頭無腦出現，由主辦詩歌節的詩人鴻鴻極其忠實的予以英譯中：

全世界都懷孕了、蒂俄提瑪說，
他們的身體懷孕了、他們的靈魂懷孕了，
他們多想全力把小孩生下來呵。

意所在之處吧。

接下來的，“一隻驚起的灰蟬／把山中的燈火／一盞盞的／點燃”，偏不是雪光之意，而是火光之景，但這些火光不是熱烈，而是一種幽迷的靜。中國古詩中“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是以動寫靜，洛夫在這裡以熱烈的火寫靜，一樣讓人迷醉。這節詩的細微之處，還寫了一個動作，那就是詩人由靜思被蟬聲驚動抬起了頭，所以才說“一隻灰蟬把山中燈火一盞盞的點燃”，達到詩的無理而妙。

斷句回腸

如果把語言的修辭擴大範圍，我們可不可以把有些詩句的斷句也視為一種修辭呢？因為有些斷句，已經對語言起到了修飾的作用。請看洛夫的：

河畔墓園
——為亡母上墳小記

膝盖有些些的
不像痛的
痛
在黃土上跪下時
我試著伸腕
握你薊草般的手
剛下過一場小雨
我為你
運來一整條河的水
流自
我積雪初融的眼睛
我跪著。偷覷
一株狗尾草繞過墳地
跑了一大圈
又回到我擱置額頭的土堆
我一把連根拔起
根鬚上還留有
你微溫的鼻息

斷句：不像痛的／痛，不但突出了後一個“痛”，而且有一種副詞修飾後加重“痛”的成份和程度的效果。這

首詩中，激活語言的方法還有：大膽的修辭“積雪初融的眼睛”，錯覺“一株狗尾草繞過墳地／跑了一大圈（由於悲痛眼花造成的）”，聯想“剛拔出土的狗尾草是溫熱的，聯想到母親‘微溫的鼻息’”，出奇而又合情合理。

俗語亦能釀豪情

洛夫寫詩，基本上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哪怕庸俗碎話，他也能用結構造成驚人的效果。

獨飲十五行

令人醺醺然的
莫非就是那
壺中一滴一滴的長江黃河
前些日子
我總是背對著鏡子
獨飲著
胸中的二三事件
咀著嚼著魷魚乾
愈嚼愈想
唐詩中那只焚著一把雪的
紅泥小火爐
一仰成秋
再仰冬已深了
乾
退瓶也不過十三塊五毛

“一仰成秋／再仰冬已深了／干／退瓶也不過十三塊五毛”。前兩句的時間錯位，是洛夫常用的手法，後兩句就是我們平常生活中的庸俗事平常話，但這兩句詩的穿透力是很強的。乾，醉就醉了，有一種掏胸撕肺的豪情，又隱含著哽咽難吐、欲哭無淚的悲情。這兩句碎話若放在詩中其它地方，則就顯出極大的無聊，只有放在詩尾，放在“一仰成秋／再仰冬已深了”之後，才能顯出這種強烈的情緒。結構之重要，我們還能小覷嗎？

（未完，待續）

美就是誕生，誕生就是美。

蒂俄提瑪這麼告訴蘇格拉底，蘇格拉底也在饗宴的時候這麼告訴大家、年輕的亞里士托頓聽到了，便轉述給阿波羅多洛，而他又講給自己的朋友聽。

小柏拉圖在光園裡跟甲蟲玩。
他奇怪這麼多甲蟲到底從那兒來，牠們會不會是被天空中一隻完美的大甲蟲瞬間生下？而我們却一無所見？

夜晚降臨，媽咪帶他進屋裡哄他睡著。而在阿伽頓家裡，男人的轟臥才開始、當所有的人都喝到不能再喝，他們只能開始爭辯；
我們來討論什麼是愛，我們來討論什麼是美。

這首詩是對西方哲學思維的闡釋，典出柏拉圖記述蘇格拉底和他的朋友辯論關於“愛”的篇章〈饗宴〉，詩的第三節描寫小柏拉圖在花園裡跟甲蟲玩遊戲，他奇怪那麼多小甲蟲都是那裡來的，是不是天空中一隻完美的大甲蟲在我們不知不覺瞬間生下？這個對生命來源的疑問藉小孩子的天真口中說出來，非常突出，正應驗了詩一開始即說的“美就是誕生，誕生就是美”這句真言。然而那些喝醉酒的男人仍在那裡爭辯什麼是愛，什麼是美，顯然表示成人的頭腦遠不如小孩子那麼精明。

僅存的我國詩壇耆老現已九十三歲的“九葉詩派”鄭敏女士曾說“詩與哲學本是近鄰、就現在最新的文學思潮‘解構主義’言、解構主義哲學和中國的老莊哲學之間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她認為哲學應該進入現代人空虛的內心，我們才能真正清楚什麼是傳統？我們為什麼空虛？何索·庫爾的第二和第三首詩引用的正是鄭敏女士所強調的老莊思想，他因受到這種東方虛靜哲學所啟發而寫出了詩，現在首先將第一首暫名為〈洞〉的詩引出：

路上有洞、地上有洞

向前一步我便發現：我鞋子有洞。
破洞的地方、襪子露了出來，

我看得见，那是因為我的頭顱上有洞。

當雨落入水中，水面便產生了洞。
我聽見兩滴、因為耳中有洞。
我站著呼吸因為鼻子有洞。
我前行、我思索。沒錯，我的思想中有洞。

我的話語中有洞。老子如是認為
萬有均生於無——但是能否告訴我
無有什麼用！倘若無中不是比鄰著。
一個又一個，大大小小的洞？

洞無所不在。生與死都自洞中來。
宇宙中也有黑洞——或許
有些洞是通往其它世界的出口。
出口也是洞。嘴巴、心、排泄孔也全都是洞。

這首詩其實是對老莊虛靜哲學的求問，詩中第三段問道：“萬有均生於無——但是能否告訴我／無有什麼用？”老子在《道德經》第四十章曾說過“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意思是說“反者弱者都是無中從有的動用”。老子又說過“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是以知無為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這都說出了“無”之為“用”之處。

本詩之中出現“一個又一個，大大小小的洞”的不斷描述，老子的論道中找不出這種典故，但莊子〈齊物論〉中卻說，人有“百骸、九竅、六藏”。詩中所指大大小小的洞就是指的“九竅”。竅者，窟窿、孔洞之謂，人的兩眼，兩耳、兩鼻孔、口和尿道、肛門總計是九個洞。老子的哲學思想是“清淨無為，任其自然”，絕不夸夸其談，倡“不言之教”。但莊子卻愛以寓言故事來傳他的道。在齊物論的開篇故事中即有“萬竅怒號”之形容，故事中的長者說你們聽說過“人籟”，未曾聽說過“地籟”，更不知“天籟”。地籟指的是大地上的洞穴，這些洞穴有的像人的嘴耳鼻孔，有方有圓，遇着風吹，即會發出聲音來，都可稱為“地籟”。然而由於都是自然形成，彷彿上天賜予，所以也叫“天籟”。這些因風而起的孔穴聲、就

像是人間的是非一樣，人多嘴雜，難掩其口，但這與我們有何相干？作者已從這“萬竅怒號”中悟出“洞無所不在，生與死都自洞中來”，唯“無為有益”是賴。

何索·庫爾的第三首詩的故事背景顯然是出自莊子齊物論中最為人熟知的“莊周夢蝶”，不過場景更為活潑有生氣，像是在為故事內容加值，對愛沙尼亞的讀者，仍是新鮮有趣的，詩如下：

莊子臨終時邀請蝴蝶。
牠們來了，雖然天光正亮
飛蛾與尺蠖也隨之而來，
一陣陣沉悶的喻響

繞着先生飛舞、他說
“今天我夢見
我是蝴蝶的宗師。我有教無類，
不管牠們是大是小，斑斕或晦暗。

長著茸毛或斑點。我的教誨
影響深遠。牠們都頓悟了。蝴蝶
醒來發現自己原來是蝴蝶……”
然而夜已降臨。

啊牠們撲打燈火的聲音，
翅膀透着光的乳白。翅上的亮粉
落在破桌上，人們的聲喧、眼光，
像祖先的篝火劈啪作響。

莊子慣於以“齊物”的意象來傳他的道，認為是由於道而產生了天地萬物，人如能做到齊物，便可達到“逍遙”的境界，即是個體的解放。因此他總是以物化的比喻來闡揚道，“莊周夢蝶”是其一。莊子認為醒是一種境界，夢是另一種境界，在夢中莊周化蝶，與飛蛾、尺蠖同舞、不分大小、不分顏色，得其所哉，何等自由自在。究其實莊周仍是莊周，蝴蝶還是蝴蝶，都只是一種幻象，是虛無中道的一種形態、一個階段、一種人生如夢的玩世態度。莊子以物化的比喻來論道，尚有“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和朋友惠施在濠水的一座橋上散步時的抬槓）、以及“螳螂捕蟬黃鸝在後”的寓言都是莊子藉物論道的慣技。

勞倫斯·費爾林蓋蒂

◎劉耀中

勞倫斯·費爾林蓋蒂 (Lawrence Ferlinghetti) 是美國垮掉派詩人奠基詩人之一，出生在紐約州的一個意大利移民拍賣商人家庭。剛剛出生前父親暴斃，之後母親精神失常，被送到醫院，而他則被親戚收養帶到法國去，長大後才回到美國。因此，他的出生日期是 1919 年或是 1920 年便無法確定。這件事是給他雙重性格的重要原因，也影響了他的人生觀，反映在他後來的詩作中是頗有意思的。

費氏曾服務於美國海軍，在諾曼第（法國西北部之沙灘戰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盟軍登陸地點）海軍陸戰隊服役，官階至中校。退役後，得到政府的學業補助金，於 1948 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由於他擁有美法雙重文化的背景，1951 年獲得法國巴黎大學博士銜，並受到法國 30 年代左翼超現實主義 (French Surrealism) 文藝思想的影響。

費氏回美後，定居舊金山，開辦“城市之光出版社”，和垮掉派詩人建立了千絲萬縷的聯繫，並出版了金斯堡的《嚎叫》，對艾略特的試驗主義影響極大，“城市之光”差不多變成了美國藝術家集中的中心。費氏的詩集《心靈中的康尼島》的發行量近兩百萬冊，帶給他巨大的榮譽，而成了現代都市朗誦詩人。他抨擊美國文化不遺餘力，大膽地使用惠特曼的風格，他寫下：

世界輝煌的生命無窮盡
無窮盡它可愛的生存與呼吸
它可愛的有感覺的生物
看見聽見感知和思考
歡笑跳舞嘆息和哭喊
無窮盡的下午無窮盡的夜晚的
愛呀狂歡呀絕望呀
喝酒吸毒談話歌唱
陰雨的早晨在文學咖啡館裡
啜著無窮盡杯的咖啡
同無窮盡的阿姆斯特丹人
進行無窮盡的暢談。

美國是世界各種人的熔爐，垮掉派只是其中鑄出來的一個文化現象。評美國文化最早的是法國人托克威爾，凱魯亞克和費爾林蓋蒂皆是法國文化的支流，猶太裔的金斯堡、意大利的科爾索、荷蘭的雷克斯羅思，女人、黑人也有，但是華裔則不在其內。60 年代，費氏出版的《偉大的中國龍》開始三段這樣寫：

偉大的中國龍是全世界的最偉大的龍，
被從前苦力們

划著敞蓬船越過太平洋牽引來了——
是到達這裡海岸的第一條真正的活龍
偉大的中國龍像一長串消防艇噴著一串
串水穿

過金門，在唐人街附近掙脫出來吞吃了
一百個中國海員又吃光了舊金山海灣
裡所有的海蝦

偉大的中國龍從此永遠困在唐人街的
地下室裡

只有在中國新年遊行和非美國人的
表演時才允許

出來被那些穿著藍衣服的善人們帶著
愛護的神情觀看他們

代表我們的更進步的文明達到了高級
階段

民主的文明允許少數粗魯的人在我們
中間

保持他們家鄉的古雅習俗

費氏採用中國的龍來象徵詩人的獨視自我為生命的力量，他看到萬物皆藏有其精神，中國龍在等待出來走向世界。但是讀來似乎是取笑華人，甚至醜化中國文化。之後的十段都保持著這樣的藝術手法和格調，不可否認的是，60 年代正是劇烈排華的年代。

費氏的生活複雜，他的詩作直陳有餘，用語通俗易懂（城市人的腔調），但是含蓄不足，接受各方面的文藝技巧太多，如喬埃斯的意識流、法國的語言學及存在主義、拉康的精神分析、新左派與弗洛伊德、榮格與阿德勒……基本上

來說。費氏是個沙旺 (Savant, 博學之士)，深受法蘭克福派哲學家馬庫澤的影響。他認為西方社會不自由和被壓抑（尤其是在愛慾方面），致使群眾的智力和精神被資本所控制，其技術通過物質和商品給大眾帶來滿足而成單面的社會（見馬氏著的《愛慾與文明》和《單面的人》）。因之金斯堡和斯奈德要到處找尋另一種新生活——The Alternative Reality。

93 歲的費爾蓋林帝現居舊金山，他的最後詩作是《這時代的實用意詩》 (Time of Useful Consciousness, New Direction Publishing Corp., 2012)。他在此詩集內發出地球上氧氣衰退的警告！極力反對頹廢的詩作。

註一：馬庫澤 (Herbert Marcuse) 維護弗洛伊德的愛慾論的學術和勇氣不合乎大眾的道德水平而被視為模糊之作。他的思想也曾被一些學人視之為洪水猛獸。

註二：本文文中引詩，皆是南京大學張子清教授所譯。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新大陸是一份在美國發行，並開放給全世界以中文創作的詩人的詩刊。因此，自創刊迄今總希望能維持至少一半篇幅留給美國及中文非官方語言的國家及地區的來稿！取稿標準因而相應多重：台港大陸有台港大陸的，美加有美加的，東南亞有東南亞的，甚至佔比例極少的歐陸也有歐陸的……當中還加上其他考慮，例如美加作者大多數是成年移民，在移民前的母國早已開始創作或掌握相對現代的漢語；東南亞作者則大多數土生土長，基礎中文教育在居住地完成。各地的中文差異，一方面造成詩作水準的參差；另一方面造就中文的多樣化，給古老的中文鮮活的生命力，對詩創作有正面影響，但這種影響需要時間證明。水準參差卻讓我們必須去抉擇：是就詩論詩只選“好”詩？抑或在詩之外還考慮其背景、環境等因素？作為詩人，編者傾向於前者；可作為編輯，面對“一份詩刊不可能百份百只刊‘好’詩”的現實，如何在冀望好詩較多，而不奢望各地詩稿都有相等的水平間取得平衡，則是我們長期的挑戰！說到這裡，想起最近鬧得沸沸揚揚、情況有些類似的SCA5提案。照顧“弱勢族群”進大學是提案表面的主旨，但大學屬高等教育，理當錄取成績最佳的學生。其實，“弱勢族群”升學需要的是社會的經濟援助而非放寬成績要求。一些華裔議員在事件中對提案的模糊態度和瞭解程度，充份地暴露了美國政客尸位素餐的現象。

本刊歡迎詩人們代組世界各地具特色的詩輯，有意者請先來函編輯部聯繫。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備有創刊以來共一百四十餘期的各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與本刊聯繫，備檔後即每期免費寄贈。

詩訊

由美國中華人文磚基金會策劃主辦，台灣文化部、台灣書院贊助主辦及南加多個文藝團體協辦的“弦外知音——南加州詩歌藝術節”，邀請了詩人痲弦和歌唱家楊弦，將於4月20日在洛杉磯 San Gabriel Hilton Hotel 舉行論壇、詩朗誦、音樂表演和懷舊舞會等活動，四月21-23日，在聖地牙哥另有多場痲弦演講和詩朗誦。歡迎各界參加。詳情請與王曉蘭聯繫，電話：858-349-4145。

第十五屆國際詩人筆會將於今年四月11-16日在雲南昆明市東川區舉辦。本屆筆會的論壇主題是“創建中國特色新詩體”。

詩人畫家羅青最近活動頻繁，計有：3月15日畫展開幕酒會在上海半島酒店；3月17日上海師範大學徐匯校區“野渡無人舟自橫——觀舟五法”演講；3月18日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詩中有畫畫中詩”演講等。

3月21日“詩歌在生長”為你讀詩活動在北京舉行。上百位詩友聚在一起分享詩以及詩背後的故事。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四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保衛釣魚島，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蘋果、買三星，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